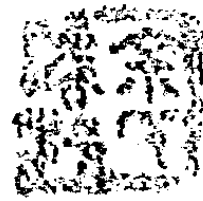


沈从文

沈从文
作



文藝作畫
華西晚報
出版

小集

刊叢作創藝

堂滿玉金

(劇悲幕四)

著浮沈

金滿堂

行印部版出報晚西華

復

張
余
購
于
家



復

劇未經取得作者同意不得改編電影或上演

復
生
歸

第一幕

抗戰三年後。

鄰近重慶的某鄉鎮。

暮春時節，一個風和日暖的早晨。地主胡家的廳堂裏。所謂「廳堂」也者，實際上是三開間平房的中間，後面有一排「冰梅紋」的短窗，因為天暖都敞開着。從此處可望見外面這座雅靜的小小院落，大門原是對着短窗的，但爲了風水的關係，現在給一方「照壁」掩着了。胡家的「下房」也就在這院子的旁邊，當然是看不見的。



室內窗前，置一長條拱桌，「胡氏」歷代昭穆宗親之位的神牌與觀音大士的磁像並偃於中央，兩旁是小屏風和青磁花瓶，以及蠟臺，香爐等。稍前，有二道喇接於兩支庭柱之上端的彫花「歡額」，寫着「金玉滿堂」四個黑字的金匾，就懸在上邊。匾下，掛一頗不相襯之時鐘。在「歡額」之兩庭柱旁，各有出入口，左首通邊屋與書房，右首通外面的院落。

更前，左右壁各有一門，左爲少主人之臥室，右爲其祖母之臥室。古老的中國建築原是講究對襯的，然而時移勢遷，畢竟有些「改觀之處了」；通少主人臥室的門已改成洋式銅把手的單扇的，臥室之門，依然是舊式雙扇的，並且這門首還掛着紅額草黃色的門帘。

左右兩壁間，對襯地掛着少主人之祖與父的遺像，看上去，乃祖「壽終」於十餘歲之年，乃父是三十多歲「夭折」的。壁下，分列着四把舊式的雙靠椅與一圓桌。中央擺着方桌，桌左擺着一把老式的搖椅，是祖母的坐位。

幕啓：文婦坐在堂前，方桌左邊正在將一服藥，一味一味的核對着藥方，撒入藥罐內。

鐘鳴十下，院子裏有雀噪聲。

娟（撒完了最後一味藥，順手整理包藥的紙）楊嫂！楊嫂！（沒有回音，站起來面向院子裏，加力地）楊嫂！

楊（從下房裏傳來的磨聲）啊！

娟（嘆氣）你不能起來一趟嗎？十點鐘了，連日都沒有掃。老躺在床上會頭暈的！（毫無反應，又坐下來，將藥罐移開一點，自言自語）這一家子有了我這個藥罐子，已經夠受的了。現在連用次都沒病裝病，熬了一個夜，就橫也躺着，豎也躺着。誰家的用人不熬夜伺候人呢？——簡直是養着個老太太！（楊嫂睡眼朦朧地自右上，臉帶幾分熬夜的神色，頰上還有幾條傷痕。手裏拿着掃帚簸箕，一進來便去看老太太臥房的門上的鎖，似乎怕有人開了似

的。）

嫻（對楊眨了幾眼，冷言。）放心好啦，青天白日不會賊偷的，我也沒有百寶鑰匙，開不了的！

楊（返身看嫻一眼，自言自語地不知說些什麼。便開始掃地。）

嫻（又對楊眨眼）不是這兒，是書房裏，這裏我已經替你掃過了。我也是這家子的用人！

楊（一聲不響地，轉身欲自左下。）

嫻（覺得情勢不對，即作敷衍狀）怎麼樣，好點了嗎？

楊（沒好氣地，仍向左走去）好啦！

嫻（變色）楊嫂，我告訴你，你可別跟我嘔氣！（指時鐘）你自己看看什麼時候啦？書房裏那樣辦法，連桌子都沒有收拾！對了，反正回頭老太太祇罵我放縱兒子熬夜，不會罵你不掃地，是不是？

太太，你這算什麼話？

嫻（冷冷地）什麼話，你還不知道嗎？我是這一家的受氣桶子！

楊（欲言又止，準備去書房。）

嫻（緊跟一句）你上那兒去。

楊我收拾書房去啊！

嫻其實，昨天晚上你就該順手收拾了的！（從身邊摸出幾張鈔票來）拿去，這是給你的！

楊（走回來幾步，停下）太太，這些錢我還是不拿吧！

嫻不拿？你是生了我的氣嗎？（忽轉冷笑）你是想把這份錢留給我，是不是？本來我也差不多是這家子的用人啦！

楊我……我真熬不了夜，一連就是幾夜，我情願不……

嫻情願不要這份錢，可也不願意熬夜，是不是？

楊 我實在熬不了夜啊！

婿 我說楊嫂，你這個用人可真越當越舒服啦！從前老太太爺和老爺都在世的時候，我問你，半夜裏熬烟，伺候牌局的是誰？

楊 是我！

婿 那怎麼行的呢？

楊 那時候年輕啊！

婿 算了吧，人越老，到了夜裏的精神祇有越好。你倒是反過來了，繼連熬了兩個夜，叫你倒杯茶吧，就連杯帶人摔在地下（指楊臉）你看，幸虧是摔在臉上，要是茶杯扎瞎了你的眼睛呢？好嘍；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吧！來，把藥罐去爐上，吃完這一服藥，我也不吃啦！反正是生死由命！

楊 （放下茶箕接過藥罐）我看太太，最難你也勸勸少爺，這樣下去也沒有好處

（指右旁）老太太嚕嚕嚕地一整夜一整夜的罵！

不關你的事。養了兒子養不了心，我也管不了。

（楊覺不便多言，持藥罐下。烟嘆口氣，拿過一隻白銅水烟袋來吸烟。此時楊復上，取帚箕似往書房，無意中失手，落地作聲。）

輕一點，少爺還沒有睡醒哩！（稍停）回頭收拾好了書房，把我的藥罐拿來，先給少爺煮銀耳；聽見了沒有？

楊（不作聲，下。）

（放下水烟袋）老太太祇說我寵壞了兒子，我看這個用人可真給他自己寵壞了！

（院子裏雀噪愈烈。室內更顯得沉寂。烟走過去輕輕推開左門，探身向裏面望了望，見家寶仍熟睡着，便又輕輕地把門帶上，回到桌前坐下，皺眉，似甚苦痛。）

（自語）這樁事情，我今天總得仔細地盤問盤問他。

(董海山入)

董 太太，二太爺帶着趙萬有的大哥來啦！

嫻 (微驚) 呵！——二太爺——趙萬福(想不見)你——

(胡廣彪同趙萬福邊說邊入)

嫻 (內) 這實在是怪你們自己不好，如果——(入見嫻) 文嫻！大嫂在家麼？

嫻 哟！三叔，他老人家天一亮就到青龍塢去啦！坐。(把水烟袋遞過去)

胡 家寶呢？他進城啦？

嫻 沒有，他還沒有起呢！

胡 (對趙) 少爺還沒有起，你跟大奶奶——

嫻 不，不！這件事情我可作不了主！

趙 太太請你搭一搭手吧！我們是幾十年的老佃戶啦。求太太跟少爺說一說：就

饒了我兄弟趙萬有這一次！

趙 萬福你的那位兄弟我們可真有點怕！

趙 那里，他那个人真是沒有一點兒壞心眼，壞就壞在那張嘴上——儘放空話！

胡 我告訴你趙萬福，這年頭說硬話是要吃虧的，你懂不懂？老老實實的低頭吃飯，比什麼都強！

趙 就是就是——太太您就搭搭手吧！求少爺把萬有放出來得了！

胡 不行！少爺又不是縣長！并且他又在火頭子上。我說也沒有用。總而言之，這件事是怪你兄弟自己不好，明明十打十的好收成，硬要少還租穀，這不是故意欺侮人麼？別說少爺罵了他一句，就打他也應該呀！

趙 是的，是的！

胡 怎麼少爺剛罵了他一句，他竟敢指着少爺的臉罵你混蛋！你混蛋！背地裏還風言風語的說什麼，我一顆穀子也不交，看他把我怎麼樣！好！現在我們倒要看看他要把我們怎麼樣？

趙 沒有的說，他不敢！

胡 (幾與趙同時) 實在的，說這種話我想他還不敢！

嫻 那少爺怎麼能不把他送到縣里去呢！現在好了，嘴佔便宜人吃虧，就叫他在獄里蹲兩天吧！

趙 已經一個多月啦！太太你沒看見，我弟媳婦同孩子們整天的哭。

嫻 沒辦法你先回去吧！(拿起毛線織)

趙 (撇了胡一眼) 二太爺……——(意思是請胡發言)

胡 我說什麼呢，大奶奶那兒不是說得很明白了麼？旁人不怪，還是怪你家萬有自己不好！怎麼能出口傷人？說起來這裏大奶奶是我的堂姪媳婦，家寶是我的姪孫，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我說什麼他們當然都應該聽，不過……

(家寶在房裏喊起。)

胡 (小聲對趙) 少爺起來啦!

寶 (內) 媽!

嫻 (到門邊) 呵?

寶 (內) 您在跟誰說話呀!

嫻 跟你叔爺還有趙萬福?

寶 (內) 他媽的! (把胡趙赫了一跳) 襪子洗得這麼髒! 楊嫂!

嫻 (喘了口氣幫腔) 楊嫂!

趙 太太, (想對嫻說話)

嫻 (沒聽見趙說話) 你穿新的得啦! 櫃里不是有新的麼!

(楊入)

胡 (殷勤地對嫻) 楊嫂來啦! 楊嫂來啦!

綢 沒有事啦！少爺的銀耳養好了麼？

楊 快好啦！（下）

趙 太太——（想對綢說話）

（家寶啓門走入。——他穿了身嘉定綢的短褲褂，矮矮的小領，足下一雙緞拖鞋。手里拿了雙短統新絲襪剛剛扯去了襪廠的商標紙。）

寶 （見有人在，下意識地把襪子放入衣袋，對胡）叔爺！

胡 （多餘的問話）剛起來？

寶 （對趙面有愠色）趙萬福，你來做什麼！

趙 我想來求求少爺，把我兄弟趙萬有放出來！

寶 （冷冷地）放出來做什麼！難道這兒田家壩還缺少他麼？

趙 （語塞）。

胡 你還是先回去吧！

想他既得罪了老爺就叫他來給您賠罪就是了！

賠罪就完了麼？

趙 他……他的欠租我也承認還啊！

寶 那很好！五担穀，你先送過來吧！（坐）

趙 現在那兒有，明年收成好，我一定替他還！

寶 那末明年收成要是不好呢？

趙 那……（被逼的他有點煩燥）那你說怎麼辦呢？

寶 我說（立起）我說你給我滾出去！

胡 （勸慰）家寶！家寶！

胡 （對趙）你死回去！你先回去！

寶 你們別以為我年輕，剛放下書本子，什麼都不懂！我什麼不懂啊？跑到這兒

裝人來啦！我田家壩的租穀收不起，都是你們弟兄兩個在那兒搗亂，你當我

不知道？現在你算跑出來替你兄弟說好話，當初你兄弟跟我鬧的時候，還不是你在後邊撐他的腰，我告訴你，趙萬福說好一點交多少租就得交多少租，沒有旁的話說。要拿我當好主顧，那你們算是瞎了眼啦。今天就算我預先通知你，也請你替我轉告田家壩西區的佃戶，今年我要加佃押。

趙
(驚) 加佃押！

寶 是的；我一定要增加佃押。從前收三五十担租的黃沙田，佃押只是那一釘點錢，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一畝田值多少？一担谷又值多少？如果還是那一點點佃押，這絕對不行！佃戶也應該替東家想想，一年只交一季租給東家，種菜種麥都是你們的，請問這一年要多少出產？這些出產在現在又值多少錢？并且東家要還糧納稅，負擔那麼重，生活又那麼高，這怎麼得了！我不加佃押，已經是萬分客氣了，可是我不能再不加佃押！這絕不是剝削，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有不願加佃押的，就請把田交出來；再說以後你們有事也不

直接找我，我有管事的，找潘樹堂好了！你現在可以走啦！

趙（滿頭汗）不對的，少爺這是不對的呵！

賓（在你那兒是不對的，我這兒只有一個字：——對！——）（穿襪）你回去跟大

家計議計議吧！

趙（啾胡）三太爺——（意思是請他發言）

胡我說什麼呢！少爺說得不是極明白了麼？你回去跟大家計議計議吧！

趙（抹了汗）對胡）我先告辭啦！

嫻（催胡走）叔爺不坐一下麼？

胡我……我……（對趙）你先走吧，我再去會兒。

（趙下）

胡（大笑）哈哈…………這幾年到上海去唸書，算是沒白唸，有才幹

！哈哈…………

嫻（快意地）他懂得什麼！還得您叔爺多多教導，沒娶媳婦總是個小孩子！

胡（搖頭）呃——了不起，了不起！你看他多年青就這麼能辦事！（讚）好！好！

（楊送上銀耳）

嫻（對寶）快吃吧！（家寶坐棹前，文嫻見家寶拭額上汗，使用手中的蒲扇在後邊替家寶搗）

寶（轉頭）叔爺！

胡 啊！

（這時胡獻殷勤地想把水烟袋遞給家寶，但胡的手雖已伸出，家寶却未看見等見家寶自己從衣袋掏出高貴的香烟盒和漂亮的打火機時他只好把手縮回）

寶（一面吸烟一面拿起碗裏的調羹）叔爺，趙萬福是您帶他來的？

胡 不，我怎麼會帶他來呢！

（又放下調羹）那他不是同您一塊兒來的？

寶還是覺着熱)楊嫂，打個帕子來！

胡來倒是塊兒來的，咳！別提了，他簡直是沒有腦袋的蒼蠅，到處亂撞，他在鏡上，想請出幾個人來，弄個聯保做張稟帖到縣裏去保趙萬有，可是人家誰都不肯，都是那個陶老頭子陶連奎不好，他在茶館看見了我(家寶擦臉，因而胡的話停了停，楊接過帕子，然後把爛的扇子接過，繼續給寶搗)他在茶館裏看見了我說：「二太爺辛苦一趟吧！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你們是一家人靠二太爺的老面子，跟少爺說一說，把趙萬有放出來就完了。」所以——

寶(早已不注意胡的話。拿起調羹吃了一口銀耳)媽怎麼又是銀耳？跟着又放下怎麼？你是應該多吃點銀耳呀！(指着家寶)你看着你瘦的這個樣！

寶(立起)董海山，董海山！

胡(你叫他做什麼？(他也跟着叫))——董海山！

胡 (賦腔) 董海山！

(董上)

寶 去，到順慶祥給我買碗羊肉粉來。

嫻 咳！銀耳不比羊肉粉好吃嗎？路又這麼遠！

寶 我想吃可怎麼辦呢？

董 不碍事，我走得快！

嫻 好，你給他去買！

(董接錢下)

嫻 真是，銀耳不如羊肉粉好！

寶 什麼銀耳——怪味！

嫻 怪味？

胡 怪味？

「嘻嘻」啊！不是怪味是什麼？

媚（眨了楊一眼。）

楊 羨的很好哇！

媚（上前）本來是挺新鮮的呀，是去年過年鄭家送來的呀！（端起杯啜）

寶 幸虧是去年送來的，要是前年送來的那更新鮮啦！

媚（嗜過）沒有什麼呀！不是很好的銀耳麼？

胡 銀耳？——我來嚐嚐！我嚐嚐！（接過碗來攪了一口，舐舐嘴唇琢磨滋味）

媚 怎麼樣阿？

胡（雖然是頻頻搖頭，但又嚐了一口）

媚 怎麼樣，是不是有怪味呀？

胡（裝做）噢！怎麼我嚐不出來呢！（索性大飲）

媚（巧妙的制止）楊嫂趕快把銀耳端下去吧！老太太自己都捨不得吃，回頭給

老太太熱一熱！

胡（放下杯子，難堪地）對了！回頭給老太太熱一熱吧！

寶（厭煩地）叔叔，你還有什麼事沒有？

胡（心里明白）我……我就走……我就走！……不過……

寶 媽給他老人家兩塊錢！

胡 兩塊錢夠什麼用呢！……況且……

嫻（遞胡兩張鈔票）給您！

胡（接過）這兩塊錢怎麼夠呢？

嫻 你看那是兩塊錢麼？

胡（看，笑了）噢！是兩張五塊的！……好！我走啦，我馬上就走……你們兒

娘倆可真好。真好……咳，到底是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下）

胡（上）這麼大年紀，跟他可有什麼辦法，如果一趟不拿幾塊錢走哇，你看吧！

回頭再喝上點兒酒，茶館裏一坐，管保罵你個底漏。

寶 我看他也沒有幾年好活嘍！

嫻 (冷眼地看了寶一眼) 家寶！

寶 阿！

嫻 我有件事今天得問問你！

寶 什麼事，媽！

嫻 你可不能跟我撒謊！

寶 (有點驚) 什麼事呀，我撒謊？

嫻 我問你：青龍場，石橋，羅家壩，一帶的李樹朋，趙慶叭，張順臣這些佃戶

的谷子，你幾時出的手？

寶 (變色) 我出的手？

嫻 你不知道？

寶 我怎麼會知道！

嫻 可是有人說這二百担谷是你賣的呀！而且是你親自到青龍場去了一趟呵！

寶 沒有的事！是誰說的？這總得弄明白了呵！

嫻 最近你有沒有到過青龍場？

寶 我幾時到過青龍場？自從清明節上坟去了燈，這幾個月我根本就沒去！

嫻 那末是潘樹堂撒謊了？

寶 (大驚) 潘樹堂？

嫻 怎麼樣？

寶 (亂了一下，但終於鼓起勇氣) 不！一定是潘樹堂這副傢伙幹的！懶我！把

他找出來問！

嫻 如果不是你，那就不用問了！我想這一定是潘樹堂作的鬼。

(潘樹堂入家賣吃驚不小。)

(看見潘) 潘樹堂你來了也好，我要問你，青龍場，石橋，羅家壩一帶的那兩百担谷，你說是少爺出手的麼？

潘 這——

寶 (跳了起來) 我可告訴你，潘樹堂，你可不能胡說亂道，我一向待你可不錯，如果這兩百担谷是你因為一時急用把他賣掉，你儘可實說，不能濫攀好人。跟大奶奶說明白了，你就趕快把錢歸了數，我想你在我們家裏多年，一向勤勤懇懇，老實實也很不容易，偶然作錯了事，大奶奶也不會不原諒你。好！你就實說實說吧！

潘 少爺，您是不知，這事情怕是大奶奶聽老太太說的……

寶 聽老太太說的？

潘 昨兒晚上您在裏頭玩，大奶奶就把我扯在一邊問我，我怎麼能說呢？可是大奶奶一再追問，並且又說老太太也耳聞了，萬一真給老太太查了出來，可怎

賺得了，怒想我在府上。當了二十幾年的賬房，老太爺在日我就管這本賬，從來沒有差一筆賬，短一個錢。至於你少爺待我好，我豈有不知道，祇是這兩百担谷數目太大，我實在怕老太太問到我頭上來，被逼得不能不實說了，好在我就祇告訴了大奶奶，沒有……

寶（惱怒）好了，好了，說什麼，你還說什麼？

潘（恭身）請少爺原諒！

嫻（向寶）那麼錢呢？

寶 錢！——錢我會能得了嗎！說實在的，我也是想給家裏多賺幾個錢。

嫻 給家裏賺錢？

寶 好啦！你也不必問啦！過一兩天我把錢拿回來交給奶奶就算了！

嫻 家寶——我覺得你還是想騙我！

我——

（哭）你說你是不是還想騙我！

（無言）

娟（沉痛地）——如果你還不肯跟你媽說實話，那你真不應該！家寶，你自己想想年紀還小麼？看看媽從二十六歲就守着你，這些年的日子過的容易不容易？媽把你看成是自己的眼珠子，可是你不爭氣，做了些叫人看不起的事，爲了你我跟你奶奶不知吵了多少回，咽了多少氣，吃了多少苦？光受你奶奶的還不算，就連你奶奶陪嫁過來的這個不是東西的楊嫂，有時候她也欺侮欺侮媽，如果你父親活着，她敢麼？可是媽爲了你，也只好有淚往肚子里嚥！你看，爲了你賭錢，你奶奶却拿我們娘兒倆當賊窟！一出門就將屋子鎖起來，把鑰匙交給楊嫂，不交給我。你看我在胡家還當個什麼人？現在我也不願再跟你說旁的，你奶奶她是一早就到青龍塢去啦！

寶 抽到青龍塢去啦！

嬭！嬭！等她把事情打聽清楚了，知道谷子是眞的沒有啦，你想她會把我怎麼樣

！我告訴你，家寶！如果你交不出錢來媽只有拉着你一塊兒去死（哭）

寶 你哭什麼呢？反正把錢交給她就算了！

潘 對啦，大舅舅，你不必難過啦，叫少爺把錢交出來就算了！

嬭 你還看不出來麼？錢早就化光啦！

（騎樓上的馬玉清走進院子，一手提個布袋，一手用毛巾擦汗，從意外走過）

馬 楊嫂，楊嫂！把袋子拿進去！

嬭（驚）呀！老太太回來啦，這可怎麼辦呀！

（潘寶同樣的慌）

我看你們先躲一躲吧！

（向左首退去，寶亦避入自己的臥室）

楊嫂一手提布口袋，一手扶胡老太太入，勸迎上。此際從簾窗中可望見轎班二人，拍着一乘轎自院子裏橫過，)

(胡楊扶着老太太在搖椅裏坐下後，楊過去開右房門上的鎖，將口袋提進去，出來時未關門，卽下。老太太像找尋什麼似詢在房子裏巡視一週，胡精神頗志不安。)

祖 潘樹堂呢？——他既有來過？

嫻 他怕不在吧！——我沒見他呀！

祖 (見嫻的潮濕眼睛) 怎麼你哭啦！

嫻 沒有，沒有哇！

祖 眼睛怎麼這麼紅？

嫻 是麼！(故意到鏡前去照)

祖 家寶呢？

嫻 在屋裏啲！

祖 叫他進來！

嫻 (門外叫) 家寶，家寶！

(無人答應)

嫻 家寶，家寶！大半又睡啦，

祖 年紀輕輕地，那兒有那麼多瞌睡！把他叫起來！

嫻 (只好去推開門) 家寶，家寶！

寶 (內應聲，好像真是被喚醒似的) 呵！

嫻 出來！你奶媽叫你！

祖 (對嫻) 你該說說他，通宵通夜的玩不是事！你這個做母親的呀，哎——

(家寶出，真像剛睡醒還裝做的打了個呵欠)

家寶，我問你件事！

媽？

祖 你跟潘樹堂兩個人，把青龍塢石橋羅家壩一帶的谷賣了爲什麼不告訴我，兩個人通同作弊，胆子可真越來越大啦！

嫻 （在旁示意不叫寶承認。）

寶 奇怪！谷怎麼是我賣的呢？剛才媽也追問我！我連影子也不知道哇！

祖 你這個小狐狸還隱不了我這個老狐狸！你是知道的，就是你媽，也是知道的！

嫻 連我？媽——

祖 （用眼阻止嫻說話）。瞞着的只是我？

寶 不！媽實在不知道！

祖 不知道，哼，不知道她爲什麼哭？

寶 媽哭——媽哭的是害怕這件事是我做的，等他知道實實在在不是我做的，也

就不提罷！

嫻 是的，媽，方才我也問過他，他實在不知道！

祖 那末找潘樹堂來！

嫻寶（同時）好，我去找。

祖 叫董海山去！

嫻 董海山不在家！還是我去吧！——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這件事情可真太

奇怪啦！（下）

祖 家寶。

寶 奶奶。

祖 但願這件事情真不是你做的？

寶 你放心好了，奶奶實在不是我！

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我們相家沒有救。方才我一路回來就這麼想着：嫻

「這件事情真是家寶幹的，那胡家的日子就算完啦，——我就不認你是我的

孫子！」

寶
(默然)

祖
家寶。

寶
阿？

祖
你是胡家大房的單傳獨生子，我們家里三代只就留下你這麼個男孩子，你得

明白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麼重？你祖父在京做了幾十年的官，可以說沒做

過一件壞事，可是他偏偏生了像你父親那樣糊塗蛋的兒子，整日的花天酒地

，不務正業，把個身體糟踏得不像樣，年紀輕輕地三十幾歲就死啦！你，你

在我的眼中簡直就是你父親的影子，今後如果你不能站起來做個人，那你一

定會走你父親的路，再不然，這點家當就靠送在你手裏！將來給諸親百眷和

鄰右們指着脊梁骨罵，說：「這都是上輩子做官沒做好事，缺德啦。缺德啦。」

「那妳奶奶死了，是睡不醒的。」

寶 奶奶！過去有幾件事我做的不好，不過從此我一定改！

祖 年輕人要沒有點志氣，那還罷算是個人？哼！連狗都不如（寶搔頭皮）——你別以為你奶奶的心腸狠，其實你奶奶也是知道疼兒愛女的人！說實在的我還能活幾年！只要你能聽奶奶的話往好處長，什麼事叫我放心，我會把日子交給你們姨兒倆過，一年收個六七百担租，安份守己的也夠你怎麼吃的了！

（媽返）

祖 他不在家？

姻 他家裏也在找他呀！潘嬸說他好幾天沒回去啦！

寶 （故作驚人）那糟了！他一定是躲起來啦！

祖 昨天晚上不是還看見他麼？

（妻往）是——是呀！可是他就沒回家去！

（見計得售精神氣爽）奶奶我想起來啦！不要緊，難道他還拋下家跑麼？我想潘樹堂也不是那種人！至多也不過是暫時挪透筆款子用一用，或者到銀行放比期，過幾天再把它交上，放心吧，奶奶我想的絕不會錯！

別怕……我好像記起來啦，前幾天潘樹堂好像對我說過什麼賣穀的事——（假想）呀！不對不對，他賣的是不是青龍塢的穀，可並沒有對我說清楚呀！要賣，那當然是青龍塢的啦！

祖（堅決地）不行！（對嫗）就是他跟你說過了，也不能算數！家有家主，事前他並沒有跟我講明白。我告訴你們，你們別拿潘樹堂當什麼好人！你看他按規矩一年在我這兒才掙幾個錢，可是你到他家裏去看看，一進屋子耀眼精光的真比咱們家擺的還要闊！他有多少地，有多少錢，聽說鎮上現在沒有不跟他合股開店鋪做買賣的。家寶，從這看，你真應該好好的把這份產業守起來，什麼事要自己出面，自己站在頭裏幹！別叫他們把你看成個沒用的小孩

子，好欺侮！要叫他們怕你！尊敬你！拿你當主人！

寶 是，我現在是學着這樣！不信您問媽，方才趙萬福來了，想叫我到縣裏撤回狀子把他的兄弟趙萬有放出來，當時就叫我哇哇哇的吼了一頓，吓的他站在那兒連動都不敢動！

祖 你跟趙萬福那種人哇哇哇有什麼用，趙萬福趙萬有他們弟兄在你祖父手裏就租我們的田，總還算是個好佃戶，老實人！我告訴你，最壞的還是潘樹堂和你的叔叔胡廣彪，跟你的二伯父胡孝天這一對夫婦，此外連你那老岳丈鄭大公，都不是好人！要留神，要哇哇哇的壓住他們才行！

潘 (對寶) 聽着，這是實話！

寶 是奶奶！

祖 潘樹堂這件事你可不能饒他，要追問他，叫他錢交出來，還要狠狠的申訴他。一頓，防他不許，這件事就當我不知道，叫他趕快把錢歸數！

祖 (站起來) 還有當着你母親在這兒，記住，以後少帶朋友到家裏來玩玩！你看一連兩個通宵，楊嫂這麼大年紀伺候着你們，怎麼支持得了，把臉擦得那個樣子，他是有丈夫，有兒女的人，萬一要是把他摔死，我們怎麼對得起人家呢！

寶 是！

祖 說實在的，你媽守你這麼大，也不容易！你看（拉起寶的手）病的這樣，等身體好起來，到秋天你就跟鄭安鳳結婚吧？也叫你母親享幾年福（嫻拭淚）不過鄭家的四妹，我可不大喜歡她，現在既是下了定，我也不說什麼，只要你們婆媳夫妻之間能合合氣氣的我也就不管啦，並且，以後少到城裏去耍！

嫻 是！

祖 (立起) 想吃什麼東西就叫他們從城裏帶，其實城裏有什麼好耍呢？問你媽看

你祖，父在日我們一年都難得出趟門，除非到廟會的時候去看看戲！

寶 對了奶奶，我知道您是喜歡看戲的，過兩三天我給您買架留聲機來京戲川戲高腔梆子什麼都克成買培芝，天籟，周慕蓮，還有打洋琴的德娃子，您喜歡聽什麼就聽什麼！

祖 (走又瞎扯)——(見楊走過，問楊)轎班他們吃飯麼？

楊 剛吃。

祖 看看廚房裏還有什麼東西吃，給我弄點來！

(嫻寶同時要發言，但終於叫嫻說了)

嫻 把銀耳端來給老太太吃吧！

祖 不！那留聲機家寶吃了去！把新鮮的泡菜拿點來。

(老太太起身欲進房，忽然發見房門未鎖，大怒，急喚楊嫂)

(喊)楊嫂——門怎麼沒有鎖！

樓 (急上，見狀恍然大悟) 鎖，鎖，鎖是剛才您回來的時候開的！

祖 沒告訴過你嗎？要我一離開屋子，就鎖門。

楊 (頭被赫昏了意識地去鎖門。)

祖 你做什麼？

楊 鎖門啊！

祖 (厲聲) 現在我就要進去啦，你還鎖門！

楊 噢！…… (恍惚，趕快起鎖)

祖 (指點着楊)——你呀——買醋都不買酸！買鹽也不買不鹹！(走入廂房)

寶 (在笑)

嫻 (對寶) 你還笑！真是沒心沒肺 (低聲地) 快去醋樹堂在他家等你。(下)

寶 我就去！

(董海山一手提着羊肉粉，一手持信上，將羊肉粉放在桌上後，交信給家)

寶。)

董 少爺，信！(下)

(家寶讀信，焦灼萬狀。楊嫂端菜盤上，寶赫得馬上把信藏在身後，看見楊進入祖母屋中，始又放心地再看信，搔首沉思，在屋裏來回走着。)

寶 真倒霉！(腳進臥房，緊接着，又見他換了皮鞋，夾着綢長衫慌張地出來，向外走着。)

媽 (追出來)家寶，你往那兒去，往那兒去？

寶 有點要緊事，一會兒就回來！

媽 (見桌上羊肉粉)吃完了羊肉粉再走不好嗎？(家寶已走遠，無回應，她搖頭嘆氣，楊嫂自祖母房出來)楊嫂，把羊肉粉拿灶房裏去燻上吧！看我的藥好了沒有？

楊 (不作聲，持羊肉粉下。)

(時鐘又鳴，打了十一下。)

祖 (內聲) 文嫻，該上香了吧！

嫻 是的，我這就上啦！

(文嫻至窗前燃香后，合十祝禱，董海山陪鄭大公上，董欲告嫻，鄭見嫻在上香，止之，董下，嫻轉身，見鄭，急拭去眼角上的淚痕。)

嫻 唉，親家，我來啦，怎麼老董不作聲。

鄭 你在上香，我不讓他說的，——老太太呢！

嫻 在家，有事嗎！

鄭 有點事，請你把他老人家請出來吧！

嫻 什麼事情啊！老太太剛回來不久呀！

鄭 還是請他出來吧！這樁事情說小倒也不小，我非得跟老太太當面談談不可，

請你……

嫻 (疑惑地走至右房門前) 媽，親家來了！

祖 (內聲) 誰，是鄭大公嗎？

嫻 是的。

祖 噢，請坐一下，我就來！

嫻 她老人家就來，—— (急欲探悉底問蘊親家)，到底時什麼事啦！

鄭 是，(見老太太出，立起)

祖 親家，坐！(對嫻) 叫楊嫂倒茶。

嫻 楊嫂，倒茶！

祖 大公，有什麼事嗎？

鄭 有件奇怪的事情……您先看看這件東西吧！(自皮包中取出一張照片) 這

位是誰？

祖 (端詳許久) 看不清楚啊！(時楊嫂端茶入) 把我房裏的眼鏡子拿來！

(楊放下茶，進房取眼鏡出來，交祖下。)

祖 (在旁看過) 這個女孩子沒有見過啊！

祖 (已帶上眼鏡) 不認識呀！這是誰？是怎麼回事？

祖 (趕快把照片收回。放入皮包) 你們真的不認識！

祖 不認識！

祖 家寶也沒有對你們談過女孩子的事？

祖 沒有呀，(對嫻) 跟你提過沒有？

祖 (急煩地) 他幾時跟我提過？他什麼事都跟我提就好啦！

祖 (怒責) 沒提過就沒提過，你急什麼？——親家到底是什麼回事？你說吧！

祖 (作古證金地) 老太太我們鄭胡兩家，倒底是不是親戚？

祖 是親戚呀！

祖 兒女親家當然是親戚呀！

鄭 那末小女跟家寶訂的這門親事是算數的吃？

嫻 這算能是兒戲嗎，當然……

祖 大公倒底是什麼事，請直說吧？

鄭 那末我要請教老太太，家寶既然跟小女訂了婚，爲什麼又在外頭跟別的女人重訂呢？

嫻 啊？

祖 重訂了婚……

嫻 跟誰？

鄭 (指皮包) 就是個女人！

祖 就是這個女人？

嫻 (想搖頭) 不會吧？——我想家里管的這麼嚴，他不會的！
祖 是的家寶這孩子雖然不長進，可是做這種荒唐事情還不敢。

鄭 可是事實已經確確實實的了！

爾 我不能相信！

胤 我也不能相信！——一定是有人故意說家寶的壞話造他的謠言！

鄭 一點不是謠言，這件事情，現在是人證俱全，已經不能不相信的了，並且我也已經去見過這個女孩子！

胤 你見過？

爾 在鄉兒！——他姓什麼？

鄭 (立起)好了！我現在不願意多說，多說我自己也難過，我就明明白白告訴你，這個女的他姓丁，叫做丁蘭，是北平人，至於他的年齡，我可不知道，不過看本人的相貌，至多也不過十七八歲。她現在住在城里，龍江旅館一百零一號，據他自己說，她是家寶在上海的同學，兩個人很好，已經訂了婚。去年家寶回四川的時候，她是跟着一塊兒來的！

祖 哎呀，家里是一點不知道哇！

姻 我不信！要說是壞女人想詐家寶的錢，也許有的，你們想呵，家寶這些日子不是常跟四妹在一起麼！

祖 恐怕是同名同姓的另一個胡家寶！

鄭 信不信，全由你們。好在這個女孩子現在還住在龍江旅館，你們儘可以自己當面去問。我們鄭胡倆家是四代的老世交，家寶的父親跟我又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當初把小女許配家寶，無非是希望親上結親，兩家走得更近些。昨天發見了這樁事情，內人是粒米未進，小女是痛不欲生，祇是哭嚎着要我拿出個主意來。我今天來到府上也就是要求解決辦法，現在你們既說不相信，就請先去調查，三天之內，得給我答覆。不過，老太太，話我可說在頭裏，我們鄭家也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家，要是想隨隨便便地取銷這門親事，那可辦不到，事情要是弄僵了，親家變做仇家，我也是在所不惜的！好了，現在我

還有點事情要上縣裏去，（挾皮包起身）再見！（卽下）

祖 這事情我一定得明白地問一問家寶，（起身送兩步）親家你慢走！

祖 （伏在桌上哭起來。）

祖 （退身見祖）你就知道哭，哭有什麼用呵！

祖 媽，我不能相信。

祖 不相信，你哭什麼！

祖 也許鄭大公看着我們家裏不如從前，自己想出了題目來賴婚的！

祖 賴婚？也好，反正我也看不上他家這個野丫頭！（去）家寶又上那兒去了

祖 誰知道呵！他接到一封信，剛剛看完就慌慌張張跑走了

祖 一封信？是誰寄給他的？你有見沒有？

祖 我沒有看見呵！（去）（去桌上找）

祖 那一定是那女孩子給他寄來的。

烟 呵！

他一定到龍江旅館裏去囉，走，我們去找吧！

他——怕去，他不會去吧！

他會去的——見着就把他抓回來，那個女孩子如果真像你所說的是個招謠

撞騙不正當的女人，那就把他送到警察局去，走，我們走！（烟轉身欲進內）

你這到裏面做什麼去呀？

烟 我想換件衣服！

又不是趕廟會，換什麼衣服。——楊嫂，楊嫂！叫轎班把轎子抬出來。叫董

海山跟着去。

楊 （在院子裏叫）馬玉清抬轎子！

馬 （內）是囉！——劉廳去，起起！……走囉！

（董海山、楊嫂同人。）

祖

（對董）你跟着去！（對楊）楊嫂，留神門戶！

楊 是！

（楊嫂站在院里望着祖母與文嫻走後，嘆了口氣，然後返入大廳鎖上門。正回身欲出，家寶進來。）

寶

大奶奶呢？

楊

跟老太太一塊兒出去啦！

寶

到那兒去啦！

楊

不知道！（下）

寶

真他媽的見鬼！

（像中了魔似的家寶，坐立不寧起來。他的心緒如此煩亂，完全是被方才接到的那封信所刺激。現在，他又把那封信從衣袋里掏出來看。）

寶

（自語地）三天！……三天！……三天！……哼！家裏賣谷的一筆款我扯着用了都歸不

上數，怎麼還有錢還你的爛賬！（把信撕成碎片用力的投在地上，然後他燃着了一根紙煙，用力吸，由鼻孔流出長長的煙霧，跟着又見他把烟丟在桌上，站起來。）小劉這小子也真不夠朋友！這點忙也不肯幫我，讓我白找他一趟——他明明圍着兩箱小大英，借我用一下也可以呵，可是他偏說已經出手了！……（來回踱着，至老太太所坐之搖椅旁，坐下）他媽的，全是一羣忘恩負義的朋友，……（又煩惱地站起來）向四面看，一眼觸到祖母門上的鎖，鎖使他聯想到祖母房中寶貴的東西，他向門奔去，但在一瞬之間，他心里又起了變化，折回身，仍然懊苦地踱着）可是不還他怎麼辦呢？我又給他立了字據！……這個傢伙他說得出來一定做得出來，他一定會拿着字據到家里來找奶奶咳！（頓足）……況且他又是什麼郭大爺的兄弟夥……我……（又看到那把鎖忽然地）誰呀（奔到窗下去向外張望）。

（楊嫂開門入）

誰！——誰！沒有人吶！

寶 我好像聽見有人在叫我！

楊 （莫明其妙，下。）

寶 真是見鬼！

（家寶無聊地，拾起撕碎在地上的信片，放在桌上，劃了火柴去燒。祖母門上鎖的影子又襲入他腦海，他想着，爲了救急，祇有這條路了。於是走進自己的房裏，拿出一大串鑰匙去試開，巧得很，鎖開了。他迅速地走入祖母房中，將門合上，再從門縫裏伸出一只手，反鎖了門。）

（楊嫂似有所聞地進來，見門好好鎖着，復放心而去。）

（片刻，台內澎鏗作聲，家寶挾一黑綢長包自右出入口躍足人，包袱有一端垂落下來，可以看出包袱裏子是紅綢的，而包裹着的長條形的東西是很沉重的——是金條。顯然地，他是從祖母房裏拿了這東西，躍而出，所以身

上有些灰塵，他摸了一下衣服，便走進自己房裏，取了一個皮包出來，現在這包東西已經裝在皮包裏。）

（家寶正擬挾皮包外出，忽又止步，一個裝束入時，但仍不脫幾分土氣的女孩子，氣憤憤地走入大廳——是安鳳。）

鳳（不理家寶，向廳裏望了望），我爸爸呢？

寶（訝然）你爸爸？沒有看見啊？（放下皮包。）

鳳 他沒有來過？

寶 沒有吧？我不知道啊！

（安鳳掉頭往外走家寶上前攔阻）

寶 喂！喂！喂！什麼事情呵！臉子那末難看？

鳳 臉子本來就難看末——走開！

寶 走開自然是要走開的，來我先問問你，為什麼生這麼大的氣。

你橫豎是早就不安好心了人家有氣，你還會有氣？

寶 到底是什麼事呵！

鳳 (打寶胳膊) 走開走開！—— (滿聲厲色地) 你走開不走開？

(楊嫂聞聲入，見是家寶與安風，翻了翻眼皮，又望了望門鎖，下)

寶 來——你先坐下！

鳳 不不！你讓我走……你說你走開不走開？我可翻臉啦！

寶 你打吧！

鳳 (真就一拳一拳的打下來，但打了沒幾下，自己反而哭起，身子投進椅子的懷里)

寶 (也靜下來) 安風！說實在的，到底是什麼事情？是我做了什麼對不住的事麼？

鳳 哼！你真會裝模作樣，自己做了事還問別人！簡直是個騙子，到上海沒學會別的

，學會了折白黨！

寶 折白黨？我做了什麼事，你說呀！

鳳 我問你，龍江旅館一〇二號住的丁蘭他是誰？

寶 （慌然）丁蘭？

鳳 噫！

寶 （起初心中真有點慌，但此時又不能不出之一騙於是假笑！）哈哈……好了，好了，不是丁蘭麼？你就問丁蘭走吧？（拿起皮包就）哈哈……

鳳 （反而被他笑呆）追上去——不許走！不許你走！你要告訴我她是誰！

寶 我告訴你你現在也不相信，走開讓我走好不好？

鳳 走？那麼容易！

寶 我就是告訴你又有什麼用？

鳳 不！你非要告訴我，不告訴我不行！

寶 我告訴你你能相信嗎？

鳳 是真的我當然相信！

寶 好，那末我就告訴你，如果你還不相信呢？我這就進城到她那兒去，你不妨跟我同去，我可以介紹你們認識！

鳳 我現在不要見她，我只要你現在告訴我：她是誰？

寶 那也好，那末我們走。（替鳳拾起皮包）我們走着說，（倆人走）你把我送到飲馬河，你自己可以順路回家去，我可以把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你！（說到此處倆人正好走過窗子，下）

（楊嫂又跑來看她最關心的鎖，然後望有家寶與鄭安鳳走去的背影，嘟嚕起來。）

楊 哎呀亂叫的那像個過日子的人！（發見烟頭燒了桌子）赫，赫——（用手揮，用嘴吹，嘆氣）甘肅北房子燒光了就算了一！

（祖母的聲音傳入）

（邊說邊入）荒唐！真是荒唐！

（楊嫂趨扶老太太，她滿面怒容地進來，文嬾哭哭啼啼的跟在後面，進來後，索性伏在桌上掩面而泣。）

（坐下來）還是哭，哭，你現在總該相信了吧？那女孩子房裏掛着的她跟家寶合照的相片，手上拿着家寶給他的訂婚戒子，這總不是假的了把！（楊嫂倒了一杯茶來）人家清清白白的黃花閨女就給你這個寶貝兒子糟塌到這般田地，我們胡家的門風給他敗盡敗絕了！

（楊嫂）你叫我怎麼辦呢？

（祖母）怎麼辦？我老了管不了你們！（站立起，預備進房去）自己放火自己收，去問你的寶貝兒子該怎麼辦！

（驚惶失措地奔出）老……，老太太，不……，不好啦！

祖 怎麼？

楊 衣櫥的門……開着，後窗也打……打開了！

祖 啊（急借楊奔入房中，嫻亦隨入。）

祖 （內聲）你沒有鎖門嗎！

楊 （內聲）明明是好好地鎖着的。

祖 （內聲）少爺回來過沒有？

楊 （內聲）回來了一下，剛又出去啦！

（靜場片刻。老太太面色黯淡，沉重地邊說邊走出來，楊隨之。）

祖 保存了五十多年的四根金條都偷走了！這會是誰呢？會是誰呢？一定是家

賊！

嫻 家賊？

祖 （回顧左右兩壁之遺像）如果真是家寶，那末我們胡家的氣數算是盡了！（頓

然坐下。)

媽！(跪下來，伏在老太太膝前痛哭。)

(時鐘沉重地打了一下)

(幕落)

第一幕

一星期後。

胡家的大廳是靜靜地。

（楊嫂提着鋪蓋捲包袱和一隻破舊的紅漆提箱，像剛哭過的神氣，從旁門走進來。等她把手中的東西堆放在大廳的地當中後，到右廂房的門外。）

楊 老太太！——老太太！

祖 （內）你又是什麼事啊？

楊 請你出來看一看吧！

（這時文淵從旁門走入；很氣憤地樣子，穿過大廳，走進左廂房去，但在地走過楊嫂的背後時，曾對着楊嫂，惱怒地眨了一眼）

（祖母出）

楊（指鋪蓋等物）請您看一看吧！（說着打開紅漆箱）

祖你這是做什麼？

楊別看我拿錯了東西；（又把包袱打開）這是我的舊棉褲，這是我的夾衫，頭巾！這是一包破鞋子！這件竹布褂，還有這件破藍緞子的棉背心可是您送給我的！

祖這不會錯的呢！我問你這是做什麼？

楊我……我走哇！（說到走，委曲地哭起來，拉起衣角揩了揩淚）大……大奶奶把我辭啦！

祖辭啦？（向左廂房望了一眼，然後。）去！不要理她！把東西搬回去！

楊 不行，回頭大——

祖 不生關係——家我當，大奶奶還主不了老太太的事！我沒死，他們休想動你一動——去，枕頭底下那兩顆珠子先給我拿來！

楊 (欲言)

祖 去！去拿呀！

(楊嫂不便執拗，把珍珠取回)

祖 (輕輕地把一個古銅色的綢帕解開，立刻露出兩粒碩大無比而光彩奪目的珍珠) 還好！……還算有良心！只偷去了四根金條，留下了我這兩顆珠子！(回憶的情緒，牽起古銅色綢帕的一角) 楊嫂，這帕子是什麼時候買的，你還記得？

楊 記得這還是老太爺在京的時候，我陪着您從花布市買來的。包珠子的這條是老太爺用過的，包金條的具您用過的，兩條顏色花樣是一樣的。

祖 可是——現在就只剩下他的這條啦！……（傷感地）我不能再把它失掉！
（用顫動的手把珠子重新包好，放入壇里）我永遠不叫它離開我的身邊！死了也叫它隨着我進棺材！——噢！你怎麼還不把東西搬回去？

楊 我：我看您還是讓我走吧！萬一以後再丟了東西……——

祖 （厭煩地）哎！你幹什麼總往你自己頭上攪這種事？丟了東西也沒有誰說你偷的！

楊 可是大奶奶——

祖 大奶奶的話還有個什麼聽頭，不理她！別囉嗦，把東西搬回去！

（楊嫂也惟有聽從祖母的話，但她提起東西剛走了兩步！文燭突然從左廂房

站出）

燭 楊嫂，你自己不是說要走麼？

楊 （轉頭）我自己說要走？

祖 (把手杖猛地向地一戳) 就是她自己要走該怎麼樣? ——我不讓她走!

嫻 (氣有點餒但很冷) 那誰還敢說什麼呢! 您是一家之主哇!

祖 這可一點兒不假!

嫻 (氣又轉壯) 可是她不能血口噴人啞?

祖 她怎麼血口噴人?

嫻 明明是她自己說要走的末，為什麼說是我辭的她?

楊 (怒! 把手中的東西一擽) 你不辭我會走。——大奶奶，老天有眼! 良心

! 良心! 說話不算話到這開可割舌頭!

(董海山聞聲上)

嫻 (指楊) 你看她夠多兇?

楊 兇! ——拍拍良心問問你們自己吧! 在你家幾十年我是偷過你們一個針，還

是偷過你們一條線? 你拿我當眼中釘，想趕我走! 哼! 你有眼不識黃金玉。

丟了東西賴好人！走！我們找圓光的去圓！我們到廟里去燒香！去磕頭！去
睹咒！去睹咒！

董 (攔阻) 算了楊嫂，算了！

楊 (對董) 你走開呀！

綱 (對祖母指楊) 您看她是不是應該管教管教！

楊 你管教我！你管教管教你的兒子吧！

祖 (立起，對楊) 你還有完沒有？

楊 (不敢再粗聲厲氣) 她冤枉人末。她！(用手揩去了淚。)

(胡廣彪，還有家寶的堂叔胡孝天和孝天的夫人——孝天嬭——暗中走上。

孝天嬭手里領着一個娃兒，懷里抱着一個娃兒。在她們走上時，一眼被董海

山看見)

董 噢！二老爺來啦！

祖 噢！你們這是從那兒來？

胡 從家里！

婦 (笑) 對啦，我們也是從家里來！

開 二婦這兒坐，二兄弟你——。

天 我這兒可以！

胡 (對開) 你用不着客氣，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都是一家人！哈哈——

(望了楊嫂一吓) 楊嫂怎麼的啦？

祖 噢！(忽然想起) 沒有什麼，(對楊) 下去！

楊 (見有外人來，好像不肯示弱，劈里叭啦地把東西撿起就走) 老天有眼！老

天有眼！(下)

祖 真是的！太不像話！

開 (扯過話頭，平靜地) 叔爺二兄弟有什麼事麼？

胡 有點事（瞟了董海山一眼）有——

嬌 對喉！有點事（也看了董海山一眼）

（董感覺到。退下）

胡 （惶立起，大驚小怪地）怎麼，聽說你們的金條給人偷去啦？

祖 啊？（向文綱投了一眼）

綱 什麼金條？

嬌 是呀！哎呀，真是的，這麼貴重的東西怎麼不把它收得好好的呢？怎麼就給人偷去啦？，咳！我告訴你放在箱子裏不行！應該把它埋在地里頭！

天 埋在地里頭有時候也不保險！

嬌 從前我們家裏的銀元寶金羅漢還不是埋地里頭？

天 所以以後就找不着啦！把房子都差點兒創倒了，任什麼也創不出來！

嬌 那怨你老子不好哇，噤氣的時候連句話也不留。叫你往那兒去找？可也別說

「那些個金羅漢銀元寶的，幸虧是沒創出來，要是創出來還不是一樣都變成煙灰！」

天 你看——。

嬌 我看，我看什麼，我看，我告訴你，想起來我就有氣！我能戒的了你就戒不了，哼你算了吧，你！（對懷里吃奶的娃兒）哎呀！可不能睡呀我的么兒，路上風大呵，來，再吃一口（對胡）二伯 說我的話對不對？

胡 實話，上輩子留點東西是真不易！我看，這次丟的金條，一定是家賊！（回頭望外）你誰是不是，文嫻？

嫻 家賊？

嬌 一定是知道底細的呀？你看。我們雖然是一家人可是我們從來就不知道這院裏有金條

嫻（笑容）真有趣！怎麼，外面有人說我們丟了金條？

嬌 嗚！知道的人太多啦！我是聽趙萬慶屋壁講的！

天 我是在茶館里聽陶連奎講的！

胡 你說奇不奇怪？我是聽春生堂張老師講的，你看，他怎麼也知道了！怎麼樣？你們沒報縣麼？

嬌 千萬可不聽報縣喇！

祖 怎麼？

天 叫官家知道了還得受罰！

嬌 還得受罰？

胡 是呀！現在是抗戰時期，有金子有銀子的人都得按官價賣給國家，要是藏金不獻喇，那要受處罰的呀！

（笑容）真有趣！真是做夢也夢不到！

（沉下）怎麼——金條沒有丟麼？

胡天（同時）沒有麼？

胡天 瞎！那兒有的事？別說沒有丟金條，根本家里連點兒金沫子也沒有哇！

胡天 阿？

胡天（順着文燭的話往上爬）也不是誰在那兒胡說八道！

文燭（不相信的笑）哎呀！這真可成了笑話啦！真是的，你看人們的嘴可怎麼得
了！吊起個嘴巴胡亂扯，你說不信吧！可是他們又說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個
說是丟了五根！一會兒這個就說丟了八根，孝天，陶老頭子跟你說丟了多
少？

文燭 嚇：說的不少，十二根！

文燭（對胡）張老師呢！

胡天 哎呀，更多！廿根！

文燭 哎呀！你聽聽，你聽聽！

嫗 (對嫗) 媽！您聽見了麼？外面說我們手了有二十根金條呢？

嫗 放屁！

嫗 這真是放屁，哈哈——我這個實心眼的人還真信以為真呢，不過，我可不信有這麼多。我心說，像老太太那院裏，如果是真有金條的話，大概也超過不了六根。家寶的父親死的時候呢，辦喪事，置新坟地也許用了兩根，現在剩下的至多也不過是四根！（忽地打了懷中娃兒的屁股一下），哎呀！咬死我啦！好吃，——呢！至多丟了的也不過是四根，現在呢！可好，連四根也沒有啦！（掃了嫗母和文嫗一眼）這真是笑話！真是笑話！

嫗 媽！您看這不是無中生有麼？

嫗 金條也別說沒有，有兩根，倒真是家寶的父親死的時候用掉了！

嫗 好啦好啦！我們也不過是聽見旁人這樣說，心裏惦着來問一問，決莫有什麼旁的意思，好在是一家子，問錯了也不生什麼關係，要是去問旁人家，也許

有人要說我們是三個鼻子眼，多喘一股氣，再不然，看看我們這付窮像也說不定要說我們是總搶人家的金條呢！孝天走！（大娃子睡着了）哎！怎麼又睡了，（對天）抱他走哇！

嫻
叔鑼你……

胡
（也有點不快）我也走！我也走！

（胡天嬌，天，都下）

祖
（把手杖一截，急煩地）看！丟了東西還惹出這麼些是非！官廳知道了還要罰！我……我不是囑咐不要往外頭說麼？怎麼都知道呢？

嫻
誰曉得，反正我沒往外講，慫去問楊嫂好了！

祖
楊嫂！

（楊嫂上）

祖
家裏丟了四根金條，你往外講麼？

楊 大奶奶一勁兒說是我偷去的末！

嫻 你說，我指明說是你偷去的！

楊 那你爲什麼要辭我走呢？

嫻 滾下去滾！——你也不是個好東西！

(楊嫂嘟嘟囔囔地走下)

嫻 媽，她總這個樣子我可受不了！

嫻 你難道還跟她一般見識麼？要說實在的，她伺候了我們老老少少一輩子，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以後少惹他得了！

(潘樹堂上)

潘 大奶奶！——老太太！大前天我跟您說的青龍場石橋羅家壩的那二百石穀已

經出手啦！請您把錢點一點吧！二萬四千四！

嫻 好，你放在這兒吧！

潘 是！

祖 我告訴你潘樹堂，以後無論什麼時候出手殺可總得先告訴我一聲，沒有我的話是不許動的！

潘 是！本來一向是如此！沒有你的話，從不敢動。您放心好啦！（睜了文嫻一眼）

祖 我是太放心你啦！——你看見少爺沒有？

嫻 對了，你看見家寶沒有？

潘 他還沒有回來麼？他說今天回來呀！

祖 他有一個禮拜沒回家了！

嫻 你在那兒看見他？

潘 昨天我在城裏遇見他！好像他說是給老太太去買什麼東西，說今天準回來。

（拿起錢包）準回來？哼！說不定今天他就離開四川嘍！（下）

潘 怎麼樣？東西找得有點頭緒麼？

姻 有什麼頭緒？哎！別提了！不但跟楊嫂鬧了一肚子氣，還叫他孝天嬌挖苦了

一頓！真是晦氣！

潘 怎麼他們也知道啦？

姻 知道啦！這叔叔也知道啦！並且聽說鎮上的人傳來傳去都知道啦！

潘 這是誰傳出去的呢？

姻 還不是那個倒霉的楊嫂！

潘 這傢伙真可惡！

姻 哎！我們這一家子真是沒法辦。老的固執，小的不爭氣，把我夾在夾板裏受活罪，裏裏外外就靠我一個人受了累還落不是。我成天際吃藥可是這樣地心不靜，吃藥又有什麼用？你是知道的，樹堂，這些年我容易麼？（泛起了淚）

潮

潘 其實在是不容易，有什麼法子呢！往開想一點吧！

嫻 (用帕子揩了揩眼角) 你是真的看見少爺啦！

潘 真的肯方才交給老太太的款子就是從少爺手裏拿來的！

嫻 (愁) 那好！那就盼他今天能回來吧！

潘 (欲考)

嫻 (叫住潘) 樹堂，我請你給我籌的那筆款怎麼樣？

潘 還沒沒有議好！

嫻 我要用錢啊！你看，老太太的錢一個也不肯放手，每月只給我那一點錢，你

想怎麼用呢？

潘 您要是等着用的話，那末我這兒存着有旁人的錢，你先拿兩千用去！(掏腰

包)

關 好！等拿下了錢再還你！

潘 兩千！

嫻 (接過) 樹堂，如果今天家寶還不回來，我想請你進城找他一槍！

潘 可以可以！(下)

關 哎！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覺！楊……(結果還是叫了)楊嫂，楊嫂！

楊 (內) 啊？

嫻 把藥罐給我洗出來！

楊 (內) 是婆！

嫻 哼！宵時的！

(潘樹堂返)

潘 大奶奶(推門外)少爺回來嘍！

嫻 噫！——(怕視母聽見)他在那兒！

潘 (低聲) 在下坡打發轎子錢喊！

潘 (略想) 你去迎迎他，樹堂，先不叫他上來，我去跟他有兩句話說。

網 就是！(下)

(文娟很慌張，但步伐很輕地走入左廂房，跟着見她扣着腰間的紐扣，拿上了一把蒲扇出離大廳)

(文娟剛剛走去，楊嫂端了一個藥罐跟從走入。文娟的出去，好像楊嫂已經看到。放下藥罐也跟着走了出去。)

(不久，楊嫂氣憤憤地走回來，在她沉思了一下後，很快的跑入右廂房。)

(不久，楊嫂又從右廂房走出，像領了聖旨樣地邁着大步走向門外去。祖母這時從右廂房放着沉重的脚步走入大廳。)

(祖母，完滿了恨！默默的在大廳裏走，憤恨地把手杖不斷地向地上戳，雖然坐下，也還如此)

（幕後聲）

楊 都來啦！

（首先走進的是董海山，手里提着一架留聲機和些個糖果糕點之類。隨着進來的是文嫻與家寶，最後的一個是潘樹堂。）

寶 （神情自若地）奶奶

嫻 （她先釘了文嫻一眼，文嫻不自然地把眼睛光閃閃。）潘樹堂，董海山，你們有事去你們的，（對楊）你也走開！

（給，董，楊，下）

寶 （對嫻）媽！奶奶跟誰生氣啦！

祖 家寶！

寶 啊？

祖 你一個禮拜沒回家，家裏出了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寶 出了事情？什麼事呵，不知道呵！

祖 哼！裝得可倒像！——你走的那天，金條丟了你不知道？

寶 (故作驚狀) 金——條——丟——啦？——媽，是麼？

嫻 (冷冷地) 是的，金條丟啦！

寶 (假急) 哎！奶奶！這完全怪您不好！

祖 我不好？

寶 是呀！您要交給我母親收着還會有這種事？並不是沒跟您說過，上了年紀

，精神顧不到，叫您交給我母親，老是不肯，老是不肯，現在好了，不怪您

可怪誰？

祖 你說什麼？

寶 我說什麼(見祖母立起)哎！您別跟我吵，(祖母又慢慢坐下)丟了東西我不比

您急，——真倒霉！歡歡喜喜地回來，到了家就遇見這般件不開心的事，不

用說，那兩顆珠子也給人一塊兒偷走啦！

祖 兩顆珠子給人偷走啦，你倒想得出口！

寶 (以為珠子真丟了) 呵？珠子真丟了麼，媽，珠子是真的給人偷走了麼阿？

嫻 光丟了金條還不可以麼？還丟珠子呢！

寶 (鬆了口氣) 楊嫂——董海山！董海山！

嫻 你叫他們做什麼？

寶 我問問他們啊！——把狗東西們送到驛裏押起來！

嫻 我們都問過啦，沒有用！

寶 真是想不到的事，奶奶，門不是鎖着麼？我跟你說過，那把鑰匙不行，不行

！您不聽！奇怪！奇怪！這是誰呢，——一定不是外人！

嫻 對了，不是外人，你奶奶疑心是你！

寶 我？

寶 寶！是你！

寶 笑話笑話！怎麼是我呢？真倒霉，什麼事都賴我！

祖 賴你？你自己說！怎麼單在你走的那天就丟東西，事情怎麼這麼巧！家裏就
是你一個人，楊嫂說你走後家裏就沒有來過人，不是你還有誰？一個禮拜不
回家，爲什麼？你說，爲什麼？

寶 算了！算了！這就是我偷東西的證據麼？想一想吧！我要偷，我連珠子也偷
走！我要偷，我就進家一步也不離，我就跟您裝沒事人！那您還疑心我麼？
您說，您還會疑心我麼？

祖 不管你怎麼說，除你就沒有第二個人！

寶 (好像氣的要哭) 是我是我！一百個是我！一萬個是我！——人一輩子就不能
做過點錯事！做過點錯事就一輩子翻不了身，出了什麼倒霉的事就一定扣在
他頭上！牆倒一路推！破鼓亂人捶！我現在就是破鼓，你們就隨便捶吧！愛

怎麼捶，就怎麼捶！

婿 家寶，你說不是你，可是你說呀？

寶 我說什麼呀？

婿 你那天什麼時候回來的？

寶 我，——我回來的時候你們都不在家呀！（頓點頭）我就問楊嫂，我說老太太他們到那兒去啦？她說，不知道！不信問楊嫂，她是不是這樣說的？

婿 好！你說下去！

寶 我當時一看見了楊嫂，馬上就想到了奶奶門上的這把鎖，心就立刻這麼一跳，心說哎呀！奶奶他們都出去了，這位麻扎地楊嫂，門也不知鎖了沒鎖，要是沒鎖，真有點兒危險！等我一看，鎖了！這才把心放下！後來……後來我就坐在這兒想，我想奶奶，媽，特我好！我要是能好好地做個人，一家人多快樂？奶奶也這麼大年紀了，媽從二十六歲就守寡！這都不是為

祖

嫻

寶

嫻

寶

我一個人？我真應該好好的了，所以這次進城，我就給奶奶買了架留聲機來，請，奶奶您看那不是留聲機麼？

（不理）

你說下去，說下去！

奶奶不看！

你說下去！

（偷看了祖母一吓）後來……後來……對了，我要走！可是我想，我要去了，

萬一……（低聲）萬一楊嫂一變心，把東西偷了，因為這多年她在我們家本是

很好的，當然我們就不會疑心到她，這可怎麼辦？可是後來一想，不會的，

偷是在她手裏，她是絕不敢把門開了拿東西，因為門一開，人家一定會猜到

她；不過，當時我心裏總想她不會，可是我還是不肯走開！後來四妹來了，

對！奶奶，不信您就去問四妹，看看是不是我說謊？

祖 (仍不響)

嫻 你不要問你奶奶，你說你的！

寶 (有點慌) 四……四妹她跟我一同走的呀！走的時候我還叫楊嫂看屋子，可是我喊了半天！楊嫂楊嫂！她就不理我！我心裏還直着罵她，「死陽氣」可是我還不放心這把鎖，我又跑回來把它拉了一拉，看看是不是鎖得很牢，等我看過了，牢！我這才敢放心走了！奶奶，您要是不信，那就請把那把鎖交到城裏警察局去用顯微鏡去照一照，看看上面是不是有我的手印！好我什麼都說完了！信不信由你們吧！

祖 (立起) 我不信！

寶 (驚懼) 不信！

嫻 媽！

祖 你越這麼說我越不信，(逼近)我問你，窗子敞開了是怎麼回事？

寶 (稍退) 窗敞開了，那賊一定是從窗子爬進去的呀！

祖 對了(逼近)爬窗子的就是你！

嫻 媽！(抱住祖母的胳膊)

寶 (被逼的沒辦法)，好好好！說了半天還是心！我！倒霉！倒霉！我今年簡直是倒霉透了！

祖 你不往人上走怎麼會不倒霉？有了你這樣後輩，一家子都倒霉，連祖宗八代都倒霉！跑了趟上海，學會了作賊啦，你對得起你爺爺麼？對得起他給你留下這點家當麼？(媽：媽，媽！)留聲叫人指得脊樑骨，這是上等做官沒做好事！缺啦德啦！缺啦德啦！別忙！早晚有一天叫你討口子。賊骨頭！賊骨頭！

寶 (裝瘋做狂)好！好！自己家里都說我是賊！好……好……罵我賊骨頭！……好！好！你……你們罵吧！罵吧！看叫我還怎麼做人！還叫我怎麼在社會上活動

「你們到大街上去給我買報來吧！說胡家寶偷了家裏的金條，偷了金條壞了名聲，簡直是不想叫我活着啊！簡直是要逼死我啊！」

祖 你死？死了倒干淨！

嬭 (含淚而怒) 媽您少說一句吧！

祖 我少說一句！(忽又奔至家寶身前) 我還問你，那位丁小姐是怎麼回事情？

寶 (怔然，但喘息不定) 啊？(不由已的又發文) 啊？

嬭 問你丁小姐！

寶 丁小姐，那個丁小姐呀！

嬭 就是從上海跟你一塊兒回來的那個丁小姐？

寶 (假意) 不曉得！(哭) 媽呀！倒毒！倒毒！她跟我又有什麼關係呀！

嬭 (哭) 她……(目瞪口呆)……

寶 她怎麼樣，她不是你的未婚妻麼？你不是說到四川就跟她結婚的麼？你說！

你說呀？

娟 家寶！你怎麼這麼糊塗哇？鄭家我們是惹得了的麼？你，：你，：：：（見家寶臉色變得可怕）不好！不好！……奈人啲！……董海山！：楊嫂！楊嫂！

（其實楊嫂董海山和潘樹堂都隱在院子裏偷聽，一聞呼喚，便應聲齊入）
董海山，趕快到我屋裏把藥水拿來！

祖 （把手杖往地下一戳）上輩做官沒做好事，缺啦德啦，缺啦德啦！

娟 媽，您就省一省吧！……家寶！家寶！

潘 少爺！少爺！

娟 家寶！家寶！……奶奶年紀大啦！難道你還生她的氣麼？

祖 哼！（站起來，拂然而去）

（楊嫂隨下）

娟 （對着祖母進去的房門）哼！就叫你一個人活着吧！……家寶家寶！……哭！

哭！你哭一哭！哭出來就好了！

潘 少爺少爺！哎！這是何必呢！

董 (也叫) 少爺少爺！

嫻 (流淚) 家寶！家寶！……你哭一哭哇！家寶！你可不能有個三長兩短！呵！

……媽就是你這麼一個，沒有了你，媽就更可憐了！……兒呀！……看媽身上

吧！奶奶錯怪了你！……媽可不錯怪了你！……哭一哭！……你哭一哭！

寶 (死，雖然是假裝的，然而一個人到了此刻，如果稍微還有點良知的話，也

難免有點兒真難過，於是他真的哭出了) 媽！……親媽呀！(頭投在文嫻的

懷裏)

嫻 (哭得像個淚人) 寶！……家寶！……(把家寶緊緊地抱住)

寶 媽！

嫻 家寶！

寶 (哭泣着，像小了十幾歲) 奶……奶奶欺負我！奶……奶奶欺負我！

潘 她是上了年紀的人啦！

娟 算了算了！你自己也不好！

寶 (嗚咽着，打着嗝) 奶……奶奶欺負我……拿……拿我當賊！

潘 丟了東西她老人家也是急！

寶 急……急就應該拿自己的孫子做賊？……傳……傳出去叫我怎……怎麼做

人！怎……怎麼在社會上活動？

娟 可是我問你……(嚙着) 噢！樹堂老董你們休息休息去吧！

潘 好啦！呃！少爺！(指了指祖母的房間低聲地) 你想還能活多少年麼？算了算了！

娟 呃——這話對！樹堂，你歇着去吧！

潘 (面現笑容) 好，我走啦！(下)

（怕祖母聽見）家寶，這次可真不是你？

寶 怎麼是我呢？有什麼憑據，誰瞧見是我？

媽 可是家寶，上次青龍橋的二百石穀……

寶 那是上次呵！一個人不好，就一輩子說不好！這次我說不是我，我就不是我！

三 好！只要你拿媽當親人！（故意放高聲音給祖母聽）跟媽不說謊，你說不是你

，媽信！那末……（又放低）……那末那位丁小姐是怎麼回事？你老老實實地

告訴媽！

寶 媽！我……我老老實實地告訴您吧！

媽 說，好兒子，（順手用手帕給家寶拭額上的汗）！

寶 （接過手帕自己擦）不錯，丁小姐是跟我一塊兒從上海回來的，並且當初我也

真喜歡她！可是一到了四川，這個人好像變了！變得簡直壞透啦！可是她自

己變了自己不知道，反而說是我變了，看我做點什麼事都不高興，不是跟我

吵，就是哭！再不然就是不理我！在日記里也罵我！

綢 你怎麼好看人家的日記呢？

寶 我又不是誠心看她的日記，我是無意的在她枕頭底下看見的！嚇！簡直沒有一天不罵我！

綢 她罵你什麼？

寶 罵我變石！罵我不像從前那樣愛她啦！罵我不長勁！罵我欺騙，說謊話！還罵我什麼，罵——罵我是布爾喬亞！

綢 (簡直不懂) 布爾喬亞？

寶 (也不解釋) 是呀！——并且有一天她在日記上還這樣說，她說她看見了我，她不禁為中國青年前途悲，不禁為中國青年前途嘆！你看，因為我一個人，他竟對全國的青年前途，都悲起來，嘆起來了，你說可怎麼辦？我可怎麼還敢跟她好！這不是瘋子麼？

姻 也別說，你不能說你自己沒短處？

寶 我有什麼短處呢？我爺爺抽大煙，我爸爸抽大煙，可是我就不抽，我有什麼短處？

姻 可是你跟她訂了婚啦！這可怎麼辦呢？

寶 跟誰訂婚？

姻 丁小姐呀！

寶 又來了！誰跟她訂婚？她是想跟我訂婚！

姻 可是你的戒子爲什麼在她手上？

寶 她是拿去帶着玩的！哎！您是不知不知道，現在的女孩子要是一喜歡誰就往往有意無意地把男的戒子摘下去，套在她自己的手指上。可是男的呢，自己心里也真喜歡她這樣！一天不好意思要，兩天不好意思要，好，就永遠不好意思要了！——真倒霉！人別做好事！你看她在上海多可憐！自己沒辦法回家去

，哭着喊着求我把她帶到四川來，把她帶來了！好！算是沾上你了！八箇直不能做好事！

嫻 可是你要知道，這件事情鄭家知道嘍！

寶 我知道，我已經跟四妹解釋過啦，并且我也親自找到我岳父，把事情跟她也說明白了，已經沒事啦，他們相信！

嫻 那就好！我跟你說，我所怕的就是你岳父，你想咱惹得起人家麼？他有錢有勢！專門愛打官司，咱可惹不了他！

寶 您不要怕，以後家里有我，什麼事也不要怕！

嫻 你儘說大話！——我問你，你對丁小姐怎麼辦呢？儘把她放在旅館里不管她，也不是事呵？

寶 您不要管，我有辦法！您不要管！

嫻 好，我不管，我看你辦個什麼樣？（用手帕又揩了揩淚眼）

寶 媽！以後我不會再叫您生氣！您也不必老是哭啦！

嫻 哭！哼！……媽爲了你不把眼淚哭乾了就是好的！（發見家寶身上的衣服又髒又溼。）唔，一個禮拜不回家，身上的衣服髒成個什麼樣？趕快把它換下來交給楊嫂給你去洗！楊嫂，楊嫂！

（楊嫂上）

嫻 去，給少爺打盆洗臉水！一會兒把少爺換下的衣服拿去洗！

楊 是！（下）

寶 媽，不故意把聲音放高）您去看看奶奶吧，丟了的東西讓我想法找！勸勸奶奶不要生氣啦！

淑 （內，答了腔）我生氣，我還敢生氣？

（文嫻與家寶墮笑）

嫻 （也故意給祖母聽）快去換衣服吧！總而言之，都是你不好，要早跟你奶奶

「說幾句好話不就完啦麼？你奶奶待你還要多好！儘叫奶奶生氣！你呀！不是個乖東西！去換衣服去！」

（文娟作着手勢令家寶去換衣服。家寶，在走進右廂房前，向着祖母的房間作了個鬼臉。）

（家寶闖入洗臉水到左廂房去）

（文娟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不由己的鬆了口氣）

（打了一個嗝，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心里想了好幾天的掛，今天算是把它解開了！忽然）哎呀！我還沒有吃藥呢！……唉，在這兒啦！（一包一包的向

藥罐里放草藥）哎呀怎麼總是這幾位藥呀！木通木通！荷梗荷梗！金菊花，銀菊花！……唉，這種苦水我真是有點兒吃怕啦！……（忽然，愉快地）

呀！我今天好像好了一點啦麼？是的，我是好了一點啦！可是藥還吃不吃呢？……不吃……怪可惜的！還……還是熬了吃了它吧！（於是繼續打

藥包)

潘 (在門外) 不能進去！不能進去！

衆聲 怎麼不讓進去？我們有事，我們有事，進去進去！

(楊嫂拿着家寶的衣服走出門了聽外面的吵鬧聲，然後下)

嫻 哎呀又是什麼事呵！(去看)

衆聲 「潘管事您何必擋我們呢！」走走！滾去好麼進去好麼。」

嫻 樹堂樹堂！什麼事呵，樹堂？

潘 (氣憤憤地走進) 簡直胡鬧末？

(趙萬福，陶連奎，還有四五个佃戶跟着走入)

趙 (和平地) 大奶奶！

嫻 樹堂，又是什麼事呵？

潘 加佃押的事！他們要見老爺。

趙 (對潘) 我們有要緊的事！

(宗寶另換了身衣服，從左廂房走出)

陶 噢！少爺？

(憤懣然而下，衆人白眼送之)

嫻 樹堂！(想喚回他，但他已走去。)

寶 你們又是什麼事呵？

趙 少爺不是說要加個押麼？

寶 噢！

趙 我跟大家都說過！現在本區的，還有西區的，南區的，王樹明，啞叭，……

陶 還有李德厚！

趙 對啦，還有李德厚，差……差不多都來齊啦！

寶 噢！都來齊啦呵！

趙 是呀，都來齊啦！

寶 都來齊啦，你們商議出什麼辦法沒有呢？

趙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大家都候在鄉公所里啦，想請少爺去和太家談一談。

陶 對啦，請少爺去談一談。

寶 我不是向你說過麼，趙萬福，以後有事找潘樹堂不必找我麼？

趙 找他？找他不好談！

寶 怎麼？……他想找你們要賄賂？

趙 這……

陶 這……這不好談，沒有沒有！（瞧了趙萬福一眼）

寶 好，你們去吧，我馬上到鄉公所來！

(趙四與四五佃戶下)

網 (快意地) 哼！自己并不是不能幹！看，要說這樣在家里做點正經事，誰還說你不好！

賓 (笑了笑) 真像個地主的樣子，燃上了根扁烟，大大方方的走下去)

網 (念起夢龍想到灶房去) 樹堂！樹堂！

(潘樹堂上)

潘 大奶魚！

網 樹堂，我看你跑到鄉公所去總吧！少爺的脾氣不大好，別看跟他們打起來！

潘 好！我馬上去！(下)

(文網走入旁門)

(這時董海山帶着一個服裝極為樸素的青年女子走入，董海山把這女人帶來的一個行李捲，手提箱，還有一個十字布的小手袋都放在門角處。——來者

丁

董 您請坐吧！

丁 好！

（董正欲去左廂房通知文嫻，文嫻却在旁門走出，因為這時丁蘭正背影而立，所以她在那裏一勁兒端詳）

董 （轉身看見文嫻）大奶奶！（向丁指了指）

丁 （隨着董海山的語聲把身子轉過）

嫻 （訝然）噢！丁小姐——（奔過低聲）姨——（見丁的行李）你……你不在旅館怎麼到這兒來啦？

丁 我來找家寶！

嫻 家寶有兩個多禮拜沒回家啦！這兒也不大方便，我看你還是回旅館去吧！

丁 不，我不能回去！

怎麼？

我想等家寶回來跟他談一點兒事！

等他幾時回來，我一定叫他到你那兒去！我看你還是回去吧！要是手里缺錢的話，我這兒還有五十塊錢，你先拿去！

不不——我不用錢！

那末……董海山你去給丁小姐僱乘滑竿，——

（幾乎哭出來）不，不，不，——我不回去！

這……

我一定要等家寶！

丁小姐，這兒不方便！並且我告訴你，我也不主不了事，不怕你笑話，家家

有本難念的經，又是我們家的經更難念，老太太的脾氣不好，恐怕——（沒

說出）是呀——有個什麼的不就更顯着不好麼？

丁 老太太在那兒？

嫻 老——

(內)是誰呀？誰來啦？

(董海上忙下)

嫻 (慌)是——

(祖母上)

丁 (恭敬地)老太太！

祖 (和平地)噢！是你！——你是來找家寶的麼？

丁 是的！

祖 你今天來的很巧，他正在家！——這是誰的行李？

丁 我的！

祖 不在旅館里住啦麼？

丁 (悲哀地說不出話，含着淚用手帕掩着嘴搖了搖頭)

祖 怎麼！

丁 (仍不語。)

祖 哎！年紀輕輕地，一個人離開家這麼遠……不用說，一定是沒有錢被旅館把你趕出來啦是不是？

丁 (再也忍耐不住，投在椅子裏痛哭。)

祖 (難過地搖了搖頭) 楊嫂楊嫂！

(楊嫂上)

祖 你在書房給按個鋪，把丁小姐先陪下去！倒碗茶。問她餓不餓，餓了我先給她煮碗麵。

楊 (從來沒有這麼好聽的聲音) 是！

(楊扶丁下)

嫻 (着急) 媽，這不行啊！

祖 什麼不行啊！

嫻 她又沒跟家寶訂婚，我們收留他做什麼？

祖 誰跟你說她沒跟家寶訂婚？

嫻 家寶他自己說的！

祖 家寶的話你還信？

嫻 那……那……就是訂了婚，把她放在家里也不對呀？叫鄭家知道！

祖 你不要管！

嫻 不行，惹不起人家！

祖 你怕他，我不怕！

嫻 不行！……還是給她點錢趕快打發她走吧！

祖 你說得可容易！

婿 (沉下來) 那末，是不是想跟鄭家退婚，叫家寶娶她呢？

祖 試試看吧！

婿 哎呀！不行呵，媽！

祖 不行也得叫它行！

婿 可是家寶也並不喜歡她呀！

祖 家寶不喜歡她，我喜歡她！四妹有什麼好！我早就告訴過你，我死看不上她

！光着兩隻大腿成天際在街上跑，把好好的頭髮燙得曲曲彎彎地，怪像！這

樣女人除成天抹摩登紅，還會過什麼日子？不用說，養活個孩子也不知道

疼愛，喜歡了拿孩子當玩藝，不喜歡了把孩子往旁邊一扔，連個小狗子也不

如。成年論輩子連針都不想摸一摸，懶的手上都要生瘡！就是拿着個皮包都

加手重，把皮包往肩上頂末一搯，你這可像什麼樣？

婿 可家寶還喜歡她呀！

我不管她！林家這一個破家，我們的房子地舖已經亂了！你看四妹
 一來跟男人們坐下打大牌！一輸就是幾千！受不了！把這位小姐娶過來回家
 實一塊兒化，那我們家將來連根兒草也不用想留下。——你不要管！

不行呵，媽！

就是打到縣衙門的二堂去，我也要這麼辦！

(楊上)

老太太！您去看一看吧！

怎麼啦，呵？

丁小姐直吐！

直吐？把我們的那瓶避瘟仁堂的避瘟散給他聞點！

(吞吞吐吐地) 恐，——恐怕，——

恐怕，——恐怕什麼呵？

（想）直吐？

呵？（也想，想，神情轉緊張，急向書房走去）

如果……（打斷）哎呀！那可怎麼辦呢？

（文娟正欲向左廂房走去，花枝招展的鄧安鳳，肩上揹着個皮包蹣跚而入）

伯母，家實在家麼。

（提心吊膽）他——

不在家？

在家！在家

這個傢！伙說今天到家里去找我，叫我死等！真氣人！這還可把我累着了。

沒坐轎子來？

轎子媽坐去啦，我媽今天清勝鄉有騾，其實沒有幾步路可以不坐，可是她

非要坐去不可。她是媽呀！我叫她坐去吧！（整鞋）

嫻 你看累的這個樣，其實你可以僱乘滑竿來！

鳳 我可不坐外邊的滑竿！坐上不但一點不舒服，有時候還許碰上兩個臭虫！

嫻 臭虫？

鳳 嚇！您可不知道，上次我乘滑竿到城里去，一個這麼大的大臭虫釘在我的大腿上！哎呀！現在想起來身上都還麻——家寶在那兒？

嫻 他——

（丁蘭走出取行李，楊嫂隨其後）

楊 你去躺一躺吧！我來我來！

丁 不，讓我自己拿吧！

鳳 （注視）

嫻 他……四妹，他在鄉公所里，走，我陪你去找他！……走哇！……

（承）我們走哇四妹……

鳳（視線一直隨着丁蘭，一直把丁蘭送進房門去）她是誰？

嫻（她……她是家寶的同學，過兩天要到成都去考學校！……走，我們走哇！

鳳（噢！我看她怎麼好面熟！

嫻（你見過她？）

鳳（我好像在家寶的皮包裏看過她的一張照片，爲了那張照片，我們還吵過一次

嘴呢！

嫻（同學，是同學，……走！我們走！

（安鳳想追進書房，但剛邁了一步，聽見祖母的語聲。停住）

祖（面向書房）楊嫂，你不要叫人自己動手，你把鋪替他鋪一鋪！她身體不

舒服！（轉身看見安鳳）

鳳（老太太！

祖（翻了翻眼皮）哦！……哦！……走進右廂房去了）

嫻 四妹，我們走吧！

鳳 奇怪！老太太的臉色今天可特別難過啊！

嫻 他不是跟你，（低聲）是因為這位女孩子住在這兒，她不高興！走了我陪你去找家寶！

鳳 （反而坐下不動了）

嫻 走陸！……對了！我順便領你到小河邊兒去看看，那兒有好多好多的人吊魚呢！魚好大好大啦！走！

鳳 （有點氣！立起）好！我跟你去找他！

（家寶從外歸來）

寶 唉！你怎麼來啦，我正要去找你去！

鳳 （不響）

嫻 （向家寶以目示意，然後）四妹，你坐一坐吧！我有點事去。（下）

寶 又生氣？怪我沒去找你麼？

鳳 你還會去找我？

寶 家里有事！

鳳 我知道！

寶 (錯會了意) 難道你也跟奶奶一樣，說東西是我……

鳳 (奇異) 什麼東西？你說什麼？

寶 我家里不是丟了東西麼？

鳳 我管你丟東西不丟東西呢！——哼！丟東西！我看你是撿了點東西吧！

寶 撿了點東西？——你看你這個人說話總是這麼不痛快！

鳳 我不痛快？——又那兒來的這麼個女人住在書房里頭？

寶 女人？書房里頭？

鳳 不是你的女同學麼？恐怕不是罷？

寶 (想，急步向書房裏走)

(丁蘭一步走出)

寶

(驚)呵！呵！你——

(左右廂房同時拉開，文縐站出左廂房，祖母則立於右廂房)

縐

四妹，來！我有話跟你講！

鳳

哼！(奔文縐去，同入右廂房)

祖

你們倆談談吧！(掩門返入)

(廳上只剩下家寶和丁蘭)

寶

你……你怎麼好跑到家裏來找我？

丁

我本來不願意來；可是事實逼的我不能不這樣！

寶

你既不爲我着想，難道你還不爲你自己想想麼？

你不用再跟我說這種話。哼！我已經認識得你很清楚！

寶 那很好！

丁 你對我已經是沒有什麼愛不愛可談，我覺得我現在在你的心目中，也只有恨！

寶 （默然）

丁 可是你自己應該回想一下；在上海的時候，我們倆是怎麼樣？當我們起程到後方來的那種心情又是怎麼樣？可是到了四川……你變得恐怕連你自己都不認識了你自己！

寶 無論怎麼變，變好也罷，變壞也罷，憑良心說，到了四川我并没虧負你！

丁 是的，你待我好；但是像那樣今天給我買雙鞋子，明天給我添付衣料領，領我去吃吃館子，看場電影的好法，我還真不會怎麼感激你！我需要的我們要好好做點事！要你履行你的諾言！

寶 可是你該知道現在是戰時，什麼都不能沒有變動！今天我在這兒聽你說話，

說不定明天我就會死！——說到做事叫你自己看，這種情形下像你我可能有什麼事做？再說，不錯（像左廂房投了一眼）我是答應你到四川就結婚，可是我家有呀！頂現在家里不同意可有什麼辦法呢！

丁 所以我也就像囚犯樣地，在旅館里關了幾個月！

賈 那……：

丁（轉強）那你完全是欺騙！——我真強！我真沒想到你是這種人！當初我因為你知道我親生的母親死了，因姨娘的關係，父親跟我的感情不太好，而父親又是做着偽組織的官，我不想回北平，你很同情我，寫信安慰我！當時我覺得你這個人很熱誠，後來我們決定到後方來，當我們離開上海的前一夜，我們住在靠近車站的一個旅館里，我們爲着我們到後方的工作，策劃應如何在抗戰中替國家民族做一點事，凡是我們所計劃到的，都能使我們興奮而快樂，但想到明日的路程，也不能不使我們有點兒駭怕！等我們過了杭州，快

走到金華的時候，我們看見我們的國旗了！緊緊的握着我的手，我們面朝着國旗，高興地幾乎都流出淚來！因此，你給了我更好的印象，而我在你的身上也就加了更多的希望，可是到了四川不久，不想你竟變成了這麼一個人：我勸你不要做買賣，不要囤貨，你有你的理由！我勸你不要賭錢，不要浪費自己寶貴的光陰！你也有你的說法，我說多了你覺得討厭！我有時希望你悔悟，故意不理你，你反而以為我是個最兇狠最狡猾的女人，以至於跟我吵！跟我鬧！甚至於把我丟在旅館儘不再見我！你……你多麼無信！多麼無行！多麼殘忍！

寶
(默然)

丁 但是，但是我始終還是這樣想。我想你不會永遠不知道自己的錯誤！所以我天天望著窗外希望能有一天看見你回來，然而始終再也看不見你！以後連窗口我都懶得站了。我失眠，我也好容易感到失戀的痛苦！我記得，我們從上

綠蔭幽川的路上。路上我偶爾會睡在一個草棚棚里，讓溼潤的月色，和淅淅的夜霧籠罩着我們，有時候被湖邊或者是蘆葦叢中的青蛙，或者是黎明前的雨聲喚醒了我們，我們都是呈現着無限的愉快心情來回憶着過去的夢境，可是現在，我却被人拋棄在一個異鄉的旅館里。我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我更沒有錢，爲了飢餓，爲了付旅館的房間錢，差不多把我從上海帶來的幾件隨身的衣服都賣光了！家寶！你難道不給我想想麼！你不給我想想麼？

寶（默然）

丁 當我被旅館的老板趕出旅館的前一天的早晨，我還有過這樣的癡想，心說，今天早晨如果能叫我看見朝霞那家寶他一定會來的！那時我懷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心情，去把窗子打開了我真是喜歡極了！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無所美麗的朝霞。但是，但是一直的等到晚上，我也沒有聽見我熟習的脚步聲音走到我的房間來！而這一夜，我却等來了一場可怕的暴風雨，並且，住在旅館

（家寶正欲追問，安鳳停步）

鳳（翻身對家寶）哼，家寶，你不但騙了我，而且還騙了我的父親，——你好！

（下）

燭 什麼？四妹！四妹！

丁 她是誰？她是誰！（想，想。似有所得，抱頭痛哭，向書房奔去）

（文燭從院裏追問楊嫂返入大廳）——

燭（急迫地）楊嫂楊嫂！你手里拿的是什麼？給我！給我！

楊（面色慘白）我可得着證據了！這還假說金條是我偷的？（舉起一條古銅色的

綢帕）老太太！老太太！

寶（惶恐）媽！趕快搶過來！搶過來！

（文燭與家寶正欲過去搶綢帕，右廂房的門開了。文燭和家寶都嚇退了一步

，祖母走出）

楊（喘着，對祖母）您看，這是那條包金條的帕子，我是洗衣服從少爺的口袋里看見的！

寶（急的哭出）媽！（跑跪在文嫻的膝前）

嫻（顛顛的聲音）文嫻！文嫻！你還有什麼話說？

嫻（哭出）媽！（跑跪在祖母的膝前）

祖 我們胡家門中容不得這樣後輩！他從此不是我的孫子，叫他馬上給我離開家

嫻！媽！看死在死去爺爺的面上，再饒恕他這次吧！如果，——

祖 不行！也就是因為看在他爺爺的面上，不能留他！走！馬上給我走！

（家寶無法，入左廂房取出自己的衣帽和皮包，向外走去，但在將要出門時，忽返身站住。）

寶 媽！

祖（凜然）

寶 (掉頭而去)

嫻 (追過) 家寶 (家寶停住) 家寶，媽也跟你一塊兒走！

祖 那也好！

(家寶與文嫻急下)

(祖母，轉而也不免有些惘然，可憐的她，竟自嗚咽起來)

(丁蘭暗中走上，靠窗而立，祖母轉頭發見)

(如夢中初醒) 噢！——還有你！

(幕落)

第三幕

半年以後。

被祖母分居在外的胡家寶，因囤糧囤貨已賺了不少錢，此刻在山上買了幢小洋房，和母親——文嫻——同住生活，是另有一種闊氣。

今天是家寶的生日，在一間滿堂新家具，充滿了油漆氣味，而按有色彩玻璃窗的小客廳里，高燃着了一盞紅燭。

客人們都在別的房间裏談笑，而這間小客廳是空空地，唱着川戲的留聲機，聲音從別的房间傳過來。不久，見文嫻手裏拿了封信邊折邊看的從外走

入，董海山跟隨走入立於榻側，若有所待。

嫻（將信疊起）去，你跟鄭家送信的人說，叫他告訴鄭親家，說我今天家裏有事情，離不開身，明兒去。

（董下）

嫻（有點兒恨意）真是有點兒不放鬆，越逼越緊啦！（文嫻正欲走出，忽聞胡廣庵及孝天夫婦之語聲傳入，仍停。）

婿（穿了件嶄新的竹布褂，頭上還帶了一朵紅花。抱着小的，領着大的邊說邊入）叔爺，您也真是的，跟那種人還值得生氣？

胡（新漿洗的大衫，比平常多穿件馬褂）不生氣！八塊錢拍到這兒還少麼？應該找還我兩塊錢，他非找給我一塊錢不可，逼着他把錢找他要過來了，扭回頭就挖苦我，說我什麼，說我比死屍還重！孝天，叫你說我該氣不該氣？

天（也穿得整整齊齊手裏提着禮物）是，是！

嫻 怎麼？是跟抬滑杆的麼？

孀 可不是，（用下 指了一下胡廣彪）他多餘坐氣！

胡 （真有點氣）你還怪我生氣？你是個大活人，他說你是個死屍，看你生氣不生氣？

孀 （把臉兒鬆下陪着笑）好極好極！別說啦，死啦，活啦的，看今天是什麼日子呀！

嫻 沒關係，沒關係！

胡 （覺着是不大對）哦！（對嫻指孝天孀）都是牠把我攪糊塗嘍！
（孝天夫婦報之以笑）

嫻 （溫和地）算了，沒關係，我們這兒是百不忌，百不忌！

胡 好在我們是一家子，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呃，文嫻，你可別見怪你這
個二叔！

嫻 我那兒會呢！不會得！（見孝天把禮物放在案上）哎！又叫你們化錢！（過去把禮物向裏移了移）

天 這沒化什麼錢！

嬉 哎！尋常攪擾這院裏的事情是太多了，今天家寶的生日，這也不過是聊表一點心意！

胡 是的，不過是聊表一點心意，（順手從袖口掏出一個大紅紙包，遞過去與文嫻）你把它收下吧，你二叔也買不起別的東西。

嫻 叫您化錢，謝謝叔爺！（對孝天夫婦）謝謝二兄弟，謝謝二嬸！（一面說一面打紅紙包）

胡 （忙攔阻）還可不能打！不能打！千萬不能打，打開了怪難看的！

嫻 （笑）好，我不打！

（胡，天，嬉同笑）

(空轎子從窗外橫過，馬玉清入)

馬 (對嫗) 大奶奶，老太太說不來！

嫗 怎麼，老太太還沒來呀！

胡 (皺着眉) 沒有！他老人家到現在還生着我們娘兒倆的氣，半年多就沒有登過這院子的門。

胡 何必呢！我們這位老大嫂也真是太想不開……家寶沒有去請過？

嫗 請過。

胡 這可有點兒過份！跟自己的媳婦自己的孫子難道還記一輩子仇麼？真是(搖頭) 太糊塗，太糊塗(問馬) 不來是老太太自己說的？

馬 不！是楊嫂說的！

嫗 楊嫂說的？

嫗 哎！楊嫂的話還能聽，楊嫂是惟恐天下不亂(對嫗) 我看還是叫他們再去接

吧！

嫻 (對馬) 去！你們再去接一趟！記着，非要看見老太太不可！

胡 呢，對！非要看見老太太不可，見着老太太就這麼說，你說，客人早就到齊啦，老太太是一家之主，不到不好擺座，而且今天來的外人很多，都該拜見拜見老太太，老太太如果不到，那大奶奶和少爺的臉面上就太無光彩啦，非請老太太到不可。

嫻 是的，一定要請他老人家到。

天 一定要到。

胡 明白麼？

馬 明白！(轉身欲去)

胡 呢，回來！你告訴老太太，說我也在這兒，才鬧熱極啦！

嫻 (對馬) 你去吧！

(馬下，空輪隨過)

嬉 老太太真是想不開，家寶現在這麼有本事，起房蓋屋，造了那麼座摩登的洋樓，跟着想享幾年福不好麼？

調 他老人家的事，我也真難說。

胡 實在的也真難爲了你，這麼些年，你上伺候老，下伺候小，一大家子的事就靠你一個人兒跳，換第二個人簡直誰……(忽見潘樹堂來)。噢！潘先生來啦！(潘上)

潘 (對胡天嬌以及文燭一一躬身)

胡 這邊坐吧！

潘 謝謝二太爺！(但沒有坐)

(潘的轎夫送上一份禮物)

嬌 你何必還給買東西？

潘 少爺的好日子，是應當的。

（文娟去接禮物潘過去搭手）

（在這時董海山托了幾盤蛋糕餅干香瓜子和糖菓之類的東西穿客廳而過，胡，天，嬌，都被這幾盤食品吸引而去，但却遺忘了那個大一點的孩子。）

娟 （轉身來看見胡，天，嬌，走去的背影）怎麼？到大廳裏坐麼？

胡 （轉頭，不自然地）是的是的，到大廳裏坐！大廳裏有陽光。

娟 老董倒茶！

胡 不要照顧！

嬌 對了，一家子用不着客氣，（忽發現那個被遺忘的大孩子，對孝天）你大人先往廳裏跑，可領着孩子呀！

（孝天忙把孩子領過，幾人同下）

潘 （笑，頻頻搖首）

爛 真沒辦法——錢怎麼樣？

潘 已經拿到（遞過）三萬五！

爛 （把錢用手帕裹好）樹堂，你真說對了，老太太真不肯來！

潘 我早就猜到了他絕不會來！

爛 你看這種人可叫我怎麼辦。前些天我親自去請，前天家寶又去了一趟，今天又用轎子去接，她真就不動！

潘 我告訴您，昨天晚上我還勸她老人家呢？我說，過去事過去了，自己孫子的生日怎麼不去吃碗麵呢？讓少爺多給你磕幾個頭就算了！可是我不但沒把他老人家的心說活動，反而招出來一頓罵！

爛 罵

潘 是啊？她老人家說，大奶奶同少爺現在鬧起來啦！住了大洋房啦，我去做什麼？你們去巴結巴結他們吧！巴結他們有飯吃！

嫻 你看，這說的是什麼話！

潘 (笑) 你沒看見當時那種局面，我真是僵透了。

嫻 真是的，樹堂……你可不要往心裏去！

潘 沒什麼，我不過對你說說罷了。

嫻 那位丁小姐同老太太住在一起還好！

潘 噢……好……那簡直好得不可再好？

嫻 噫？

潘 其實，那位丁小姐的那幅長像，真不是什麼福德之像，奇怪！也不知罷爲什麼老太太就偏偏這麼喜歡她，真是天下人有的喜歡吃梨就有的喜歡吃蘿蔔？

嫻 她對老太太怎麼樣？

潘 感情也不錯——每天晚上，她都是伺候着老太太睡了然後自己才去睡，早晨起來，又伺候着老太太起身，替老太太收拾床，替老太太梳頭派飯菜呢，老

太太總是問了小姐總是檢老太太喜歡吃的做兩樣。吃完了飯，有的時候陪着老太太談談話，或者念兩段小書給老太太聽，或是自己就躲在書房裏去看書，有的時候也許同老太太到菜園子的大樹底下乘乘風涼，說來也可有趣，有一次，我從菜園子過，遠遠地就聽見老太太她們在那兒笑，我走近前去看，看見了小姐在那兒替老太太剪鞋樣，老太太戴了幅眼鏡給了小姐繡枕頭，她老人家一面繡，一面還帶着用手用蒼蠅拍在地毯撲蒼蠅，打死了蒼蠅啞啞地拍，唧唧過來喂雞啞。她倒爲什麼笑呢？原來笑楊嫂！

笑楊嫂？

潘 楊嫂也不是從那兒拿來了把破蒲扇，在菜花地里捕蝴蝶，左撲，右撲，東撲，西撲，撲了半天也撲不到一個。結果把自己倒絆撲在地上啦！等爬起來的時候，可好看，一嘴的黃湯，滿頭的菜花，你說好笑不好笑！

嫻 (喘了口深長的氣) 還是末末學韻弄去！

潘 實在！照這樣下去，還是主人請惡僕人！恐怕要分不開了。至於地位了，小姐能

在那（搖頭）誰知道麼！也許是胡家的禍！

嫻 哼！她把了小姐留在這裏！簡直成心和我為難，明天我到鄭家就去說，叫鄭家逼她，我不管！

潘 老太太這個人也真奇怪，像少爺這樣人！還要多好，固然過去是有些荒唐！但是現在不是很好了麼！不用說旁的，就說這次的：（聲音放低）這次的糧如果要弄好了，那就是幾百萬！噢！他現在在那兒？有緊要緊的事情還得告訴他！

嫻 他在……

潘 那……那就等一會兒再說吧！回去！

（小套間里發出聲）

客甲乙 家寶！不怕！不怕！來！我們繼續下去！

寶 不！我有點兒事，你們來吧！

客甲 你看你！

（胡家寶上，他今天穿了全新的西褲襯衣，而最炫人眼目的，是那條海藍色領帶上的金別針和腰間垂着的一條金鍊練）

寶 （對嫻）媽！我的支票本子呢！

嫻 我沒有看見，誰贏啦！

寶 （一笑）反正我不會贏——您給我找一找！

嫻 這麼往那兒去找！付現的不好麼，這兒有現的！

寶 （接過）多少？

嫻 三萬五！

寶（把錢包打開）董海山。

（董上）

寶 (很流利的數出三千放進自己的衣袋，把其餘的錢交董) 把這三萬二千塊錢給

里邊(王先生送過去)

董 是！(下)

寶 (轉首看現燃着的一雙紅燭) 媽！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還沒有給你磕頭啦！

(放倒蒲團，作揖叩頭。)

媽 (欣快但多少還有點難過的情緒) 磕什麼頭，不叫你媽生氣就比什麼都強！

潘 磕頭，是應當磕的。

(家寶起身，取煙敬潘自己也燃着了一根)

媽 潘先生你不是有事跟少爺說麼？

潘 是的！

寶 什麼事？

潘 (從懷中取去一張新聞紙遞寶) 看這兒！

寶 (閱報)

綢 什麼事啊？

潘 得當心嗎？

寶 (放下報，笑，搖了搖頭) 沒關係！嚴禁縣紳收買新穀嚴禁就嚴好了。何必

登報呢？既登報就攪有多大勁。反正我應該買進的是早已經買進啦！

潘 可是被官家查出來……

寶 你放心！既然買，不怕查，既然有辦法買進，就有辦法存如能叫人查得出，

那根本就不必買！

潘 可是趙萬有一直在外邊放風話你知道不知道！

寶 趙萬有？

綢 趙萬有從縣里放出來啦！

潘 放出有三四天啦！因為近來鎮上鬧米慌，人們都買不着米，他就風言風語的

說，胡家的佃押，說什麼也不給他，他家不但國糧不報，并且還大量收買新穀，他存糧的地方我都知道鬧急了，我就給他告發！

寶（氣）他敢！我存糧的地方他知道？

嫻我早就說過趙家的弟兄不好惹！

潘不是趙家的弟兄不好惹！是窮人都不好惹！

寶（略思）樹堂，趙萬有的話你是親耳聽見他說的？

潘不是別人告訴我說的！

寶那就靠不住了！

潘不！千真萬確！不信你把二太爺請出來問問，他常在鎮上跟他們一塊兒混他
也許知道！

嫻對了，問問你叔爺也好！——董海山！

（董上）

董 什麼事大奶奶？

嫻 去把二太爺請來說我請！

董 是（下）

寶 這可真有煞氣人！把他放出來，怎麼事先不告訴我一聲？

嫻 這可得到縣里去問問？

（胡廣彪上，但孝天夫婦跟在後邊）

胡 （見孝天夫婦隨人，面現不悅，氣憤地轉過臉來）你們跟着我做什麼？做什麼？是請我！沒有請你們，找我有事！不是分洋錢！

嬌 嗚！嗚！嗚！還是做什麼呀？我們跟來看看有什麼要緊！這也值當得讓！

嫻 （走過）二嬌，我們請叔爺過來，是問他人家一點兒事，沒有旁的請大廳坐吧！

胡 聽了麼？是請我，不是請你！

李大夫婦忿然退去。

胡 真是！沒有一點兒規矩！

寶 叔爺坐！

胡 (仍有餘怒) 走到那兒跟到那兒！

胡 好了！不要生氣啦！叔爺！家裏有事問條！

胡 什麼事？家裏？

寶 叔爺！趙萬有是從縣里放出來麼？

胡 放出來啦！

寶 您沒聽見他說什麼話麼？

胡 說什麼話？

潘 是這麼回事嗎？二太爺，我聽旁人告訴我，說趙萬有從縣里放出來之後，這兩天在外邊散放風話，反對給這院里加佃押，又說少爺什麼囤糧買米，鬧急了。

他非告發不可。少爺想知道，趙萬有他是不是真的聽過這種話？

胡 嘆……（忽又嘆住，轉了個念頭）嘆！這件事？我倒沒有聽見說過呀！不過！

——不過我倒聽見許多人談論一件旁的事情？

寶 什麼！

胡 是關於那位丁小姐的事！

娟 丁小姐的事？丁小姐有什麼事情？

胡 丁小姐回家寶……

寶 您就痛快點說吧！怎麼，外邊人都知道了麼！

胡 同老太太同出同入的，人們怎麼會不知道！

潘 是的，她同老太太常到塢上去！

胡 並且，我告訴你對於這件事情！不但知這的人很多，而且替這位丁小姐抱不平的人也不少！

寶 (立起) 抱不平？誰抱不平叫他們來找我好嘍！

嫻 先不急！坐下！

寶 不！我一定要問問叔爺，你說抱不平的都是誰？

胡 很多！很多！數也數不清！并且我還告訴你：那位丁小姐曾經哭哭啼啼地找過了我！(眼睛轉了兩轉)

寶 (驚異) 找你！

嫻 找你！做什麼？

胡 找我還有什麼好事！其實我也不認識她，大概鎮上的人都知道我過去在府里作過幕，對於打官司，寫狀子還有兩手，所以他們就把她送我那兒去，大家願意攤出錢來做她的後台，叫我出面寫狀子同家寶打官司！你說這件事情我爲難不爲難？

嫻 (黑然，瞅了家寶一眼)

寶（已明白胡廣彪這嘆是有它的作用反而輕鬆地坐下）

胡（又轉了轉衆眼）自然！我們是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這件事情，可
不能做，不過，我老實說，我對於家寶做的這件事情，可實在不滿。至於說
到你們素常對我的情形，我想求你們租給我點地種種都不肯，爲什麼不肯呢
？怕我不交租！想我看得連外姓人都不如，像這種情形我真也有點兒不痛快
！不過話說回來，好歹我仍是一家人，也不能太認真，可是我現在的這個難
題個你們看可怎麼解決？這些人抱不平！這些人願意出錢！這些……
（話未說完，胡家寶投了個白眼立起走去）

胡（怔然轉而惱怒瞪着走去的家寶）他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什麼意思？

（家寶不理而下）

胡 他沒有什麼意思！

潘（勸）坐坐……

胡（怒）你個小東西！你以為你爺爺想敲你的竹槓，拍你的包袱麼？笑話！

你叔爺爺還窮得起！敲敲這幾根窮骨頭，準保比你硬的多——拿好心當驢肝！

胡 您不要誤會，他沒什麼！

（客人有的出來看，客甲乙丙，和孝天夫婦出頭相勸）

胡 當着潘先生在這兒給我下不來台！太不成話！這種大逆不道的舉動。就是你爸爸也不敢

天嬌 算了，揭過去了！

胡（憤然向大廳走去）

胡（對天嬌，去，你們去勸一勸，千萬可不能讓叔爺走！

嬌 不走不走！過一會兒就好啦（笑）上年歲的人都是這樣！你忙吧！（與孝天同下）

(客人相繼退去，馬玉清上)

馬 (對嫗) 大奶奶，老太太還是不肯來！

潘 你見着老太太麼！

馬 見着啦！

嫗 老太太說不來！

馬 聽！

嫗 (略思) 董海山！董海山！

(董上)

嫗 (對董) 董海山，你跟馬玉清去一趙！把老太太接來！

董 (不信任自己) 我去？我去行麼？

嫗 你跟老太太說一定要來！

董 一定？……好，我去我去！

(馬隨董下)

(胡家寶神情緊張地走入)

寶 媽，樹堂，你們先走開，讓我跟趙萬有談幾句話。

(愕然) 怎麼，趙萬有來啦？

寶 噢！

潘 我看讓我來見他吧！

寶 (堅決地) 不！

(胡與潘相顧默然，正欲走下，帶着濃重酒氣的趙萬有忿然走上！)

(胡潘，閃立一傍)

(趙萬福和陶連奎從外喊着跑進)

趙 萬有！萬有！

陶 萬有！萬有！

趙 (及見萬有) 萬有！(轉首見寶) 噢！少爺！萬有他喝醉啦，(對有) 走，回去！

(再對寶) 我們本來不叫他來的！

陶 是的，怎麼攔也攔不住！

寶 (點烟) 怎麼，來了不好麼？我本來也正想見見他——趙萬有！

有 怎麼樣？

寶 (心理上感受到威脅但態度還能保持鎮靜) 你的欠租已經交了？

有 欠一顆米粒縣裏也會放我？

陶 交啦！他已經交啦！

寶 那你找我還有什麼事？

有 反正不是來賠罪！

寶 用不着，我只要你知道知道坐在監牢獄裏是什麼滋味？

有 (奔趨) 你說什麼？

趙 (翻翻) 這可個什麼，回家回家？

趙 (翻翻) 把他勸回法轉回法

趙 不行，不勸他回去，我得問問他，問他為什麼在外邊放風話？

有 唉！話我是說啦！

寶 你反對我加佃押？

有 是的！

寶 你說我囤糧不報？

有 不錯，是我說的！

寶 你說我大量收買新穀？

有 不錯，是我說的！

寶 你說你鬧急了，要到官廳里去告發？

有 不錯，這是我說的！

寶 (色變，似聲音却轉低)——爲什麼？

有 爲了沒米吃的窮人！爲了餓死吊死的貧苦百姓！爲了抗戰！爲了國家！爲了前方！爲了四川！千千萬萬出征的手足兄弟，爲了這出征的千千萬萬人的家眷，爲了要教訓教訓你這個沒有用的東西！沒有用的東西！

寶 好！(對潘)樹堂，把他的地收回來！

潘 是！

有 (氣憤地)好，你就收回去吧！(掉頭而去，趙陶隨下)

家寶，氣悶地頹然而坐)

潘 (對寶)本來你很可以不必見他！

姻 (自言自語地)你看他夠多厲害！

潘 他也念過兩天書，所以才有這麼點兒混勁！(見鄭大公走入)噢！大奶奶！

鄭……

嫻嫻(轉身)噫！親家……裏……(看了家寶一眼)里邊坐吧！

(家寶見鄭來，起立走去。)

嫻 咳，家寶？……

寶 (停步不語)

嫻 你……

鄭 讓他去——我用不着跟他講話！

(家寶下)

鄭 你今天不能到舍下去？

嫻 我想明天……

鄭 明天……明天那就不必去啦！這是一件律師通知書，請您收下。關於小女

同令郎的這次婚姻糾紛我所要求的：一，請丁蘭女士立即離鎮。二，由令郎與

丁蘭女士共同登報聲明解除婚約。三，男方向女方致歉意。四，定日結婚，

但這幾條總從沒有做到。現在我已請有律師，我們不便再直接談，這裏邊有日限，一切可以按照日限請到律師事務所與我的律師談好了。這簡直叫人實在不能忍受！(走)

(在後邊跟走了兩步)親家，您能不能去跟老太太談一談呢？

(鄭太公毫無反應下)

(想把鄭太公喚回)親家——(仍無反應，默然返身，焦灼而泣)這可……(泣)
大奶奶不要難過！難過有什麼用呢？

(泣着)你看，這不是強人所難麼？他叫了小姐馬上離開此地，你想，小姐怎麼肯？老太太又怎麼肯？叫家寶同了小姐登報聲明解除婚約，家寶可以辦，可是了小姐怎麼能答應，又有誰去跟她說？如果這一切都不管它，就讓安鳳同家寶定個日子結婚，可是他又不肯，這可叫我怎麼辦？至於說到賠罪道歉，就是讓我到鄭家門去磕頭也可以呀，難叫我養活了這麼個不爭氣的兒子

呢？（喘了口氣）現在，現在老太太可好了！鄭家不去找她，儘來找我！

潘 老太太也真提的，你把丁小姐留在家裏做什麼，這不是自我麻煩麼？街坊四鄰誰不知道鄭家跟這院裏是兒女親家，現在家裏又弄了這麼個有身子的女人，在家裏住，這算是怎麼回事，鄭家人家自然不開心，雖說，丁小姐說是等孩子生下來就走，可是孩子生下來之後他還不走呢？那怎麼辦？真糊塗！

（董海山上馬，王清立在房門口，空轎子在窗外橫過）

董 （對嫻）老太太還是不肯來！

嫻 她老人家怎麼說？

董 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用手。（作驅逐手式）

嫻 你，就回來麼？

潘 你勸她來呀！

董 我是一直地勸她老人家呀！我說老太太去吧！去吧！何必這麼固執呢？好！

她老人家把眼這麼一瞪，抄起手杖來就想打，我只好跑出來啦！

嫻 簡直是沒辦法——我心裏還想，自己人還有什麼解不開的深仇大怨？

藉藉少爺的好日子，把她老人家鬧得，大家一起吃碗麵就完了，誰知道她就不肯！

董 (吞吞吐吐地) 我看

嫻 你有什麼主意？

董 我看……還是大奶奶親自去請一趟吧？

嫻 前幾天我就去過了呀！

潘 對！我也覺着您親自去一趟的好，老太太好面子，盛讓老董他們去是不行的

，再說老太太來，吃麵不吃麵倒是小事，最要緊的是把她老人家圈在這兒把

了小姐和鄭家的這些麻煩事先解決了是正事，我看您就趕快去吧！

嫻 好，我去！（整裝）樹堂。

潘 呵！

嫻 我看趙萬有的事可不能大意，別看真出了事，你趕快把少爺叫出來你們商量商量吧！

潘 好！您放心，趙萬有他不會鬧出什麼事來！

嫻 （對馬）走！

（馬隨嫻下，空轎子窗外橫過）

（潘樹堂送走文嫻返回小客廳點上了一根烟，坐在沙發上歇了一會，少頃，他把自己的皮包打開拿出一疊一疊地鈔票，一五一十的數，數好，有的仍放在皮包里，有的都入了私囊。在這時，丁蘭悄然走入，她與一般懷孕的婦人并不兩樣，生理上有着顯然的變化，而面孔上也失去了血色）

（輕微地聲音）潘先生！

潘 (聽出是丁蘭的語聲，稍驚；但并不立即看她，却從容地先把錢拾起) 是丁

小姐么？

丁 是的。

潘 (立起) 唉！丁小姐。

丁 潘先生。

潘 您是一個人來的？

丁 是的！(見紅燭) 今天這兒有事？

潘 您不是爲家寶的生日來嗎？

丁 (略想片刻，即去)

潘 丁小姐！——

丁 (停住)

見 如果留不走，還是不走的好，因爲我很想同小姐談談話。

丁 家寶在那兒？

潘 在隔壁。

丁 您知道他找我來做什麼？

潘 (有點兒詫異) 他邀您來？——幾時？

丁 昨天晚上，他派人給我送過信。

潘 (想) 噢！：噢！：我想他一定有什麼事情。您到這兒來，老太太知道？

丁 知道，我跟她說。

潘 她叫您來？

丁 是的！

潘 (面現微笑) ——老太太這個人……

丁 我覺得她不來很對！

潘 那末您來呢？

丁 其實我也並不願意來，是老太太叫我來的！

潘 你可知道老太太這樣做有什麼意思？

丁 我不知道！

潘 她是不是希望你同家寶的感情儘恢復！會好如初？

丁 那我不曉得，不過，這樣說，或者也許是，因為她時常對我說，脫家寶如果能同我常在一起，也許要好一點。如果老太太真是這樣想，我想那她老人家一定會失望！

潘 怎麼？

丁 因為——因為事實上已不可能！（拭淚）

潘 （並不是真的情說）咳！世上的事不能太認真認了，真，是太吃虧！可是你們的事，到底打算怎麼了呢？我一向也不願多，問你到底打算怎麼樣？

丁 無論如何現在我是不會去自殺！

潘 哎——那就說得太遠了！

丁 一切等我把孩子生下來再說吧！

潘 （有「兒」疑惑嘆！——

丁 費恁心，把家寶叫出來吧！

好，我去請他！（望着丁蘭退走了兩步，下）

（少頃潘樹堂傳家寶上，但潘樹堂只在入門處用手向房里的丁蘭指了指，即閃身而去。家寶輕輕走進來。）

（家寶走進來并不向丁蘭打招呼！而丁蘭雖知家寶已坐在自己的身旁的一張沙發上但也不響。）

（點着了一根煙抽，靜坐片刻，眼睛向丁蘭瞟了兩瞟）昨天晚上……——：：：派人給你送去的信……

丁 收到！

寶 你近來還好！

丁 好！很好！（拭淚）

寶 我想……我們的感情今天也應該談個結果！

丁 現在沒有什麼可談。

寶 你的意思是——

丁 我沒有意思！

寶 那末就讓它這樣下去麼？

丁 我並沒有這末想。

寶 那末——

丁 問你自己！

寶（略停）丁蘭，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打開窗子說亮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用不着扭扭抹抹的。我告訴你，我實在不能再被這件

情糾纏下去，我實在痛苦！

你？

不麼！

丁 哼！如果會痛苦，我今天也不會痛苦到這樣！

寶 當然！事情到今天凡是由我嘴里說出來的話，你絕不會相信，不過，因為你因為鄭家，因為祖母和母親，還有其他一切不如意的事，事實上我的心情也不會怎麼快樂！

可是這怨誰？

丁 我自然不能否認我沒有錯處，不過，旁人也不會說一點兒錯處也沒有！你和我現在可以說沒有一點兒慍懣可言，我知道，我就是把心掏出來，你也不會再愛我！既然不能相愛，那也就不必勉強，況且我家里的事情也很複雜，你也并不是不知道，現在就沒有旁的，只希望你能夠救一救我！

丁 我救你？

寶 是的，只當我是個被你握在手心里的小鳥，只要你把手張一張我就可以活命

丁

丁 (淚言) 胡說胡說，你胡說！

寶 我要求你能夠離開此地！

丁 (默然)

寶 恕我絕不辜負你！

丁 (默然)

寶 我有錢！我給你錢！

丁 (憤坐)

寶 你可以回北平，或者回上海，再不然可以到別的地方去住，等把孩子生下來

丁 (跳起流着淚) 把孩子生下來怎麼樣，你說！你說？

寶 (語塞，把臉閃轉)

丁 你……真比狼的心還狠！——我……我現在真應該把我自己的兩隻眼睛挖瞎！因為我當初爲什麼不能看清楚你！可惜我受了這生平從沒有受過的苦，說了不少話，也流過了不少淚，對於你并不能生什麼益處，我現在在你身上也實在不敢再寄托什麼希望，而所希望的也只有一件事，就是懇求你不要吵我！不要擾我！不要再給我苦子吃！讓我住在奶奶那里，把這小生命平平安安地生下，一切也就完了！但是你不肯，你爲了鄭家，爲了母親，爲了自己，爲了鄭家的門庭聲譽，你不容我在這鎮上住下去，想立刻把我趕走！想叫我連孩子一塊兒死到外邊去，看你有多狠！可是你該知道，如果沒有這條小生命，我也許早就葬身在大江里了，也就是因爲它，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我要好好地活下去！我要快快樂樂地活下去，這是我的孩子，不是你

的！他能給我光明，他能使我轉意志更爲堅強——等他長大了我要領着他來找
你，我要帶給他看這就是不忠不孝仁不義沒有心肝，自私自利的父親！

寶 怎麼？你要瘋？

丁 是的——我要瘋（把花瓶粉粹粉碎）

寶 （變臉，冷得有點可怖）你——打算怎麼樣？

丁 我叫你死！

寶 （眼睛發出凶光）好，我們外邊樹林里去講！

丁 （怔然）

寶 （逼了過來）走！（丁蘭駭退）——走——跟我走（伸手去抓丁蘭的手，丁脫逃，寶追，——真地追進另一個小套間。）

（潘樹堂偕董海山慌張跑入）

（驚叫）少爺！少爺！

董潘

客丙 我想這件事情一定很嚴重！

天 對了！不然家寶不會那末慌張啊！

嬌 大生日的，這可真有點奇怪！

客乙（對胡）二太爺你跟家寶是一家子，多少應該知道一點兒吧？

胡 唉！您可不知道，我們雖然是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可是他是他的胡，

我是我的胡，各不相照。這院的事我向來不管，因為你一開口，他們母子就

胡疑心，甚至於疑心到你是想騙他的錢，拷他的竹槓！

嬌 是的，我們的叔叔說的話都是實話，我們跟這院子雖然都是一家，可是不如

外人，有什麼都瞞着我們，就說上一次吧！（孝天把她的衣角拉了拉意思是

不讓他脫下去的）你拉我做什麼呀？說一說又有什麼關係呢？

天（只是翻了翻眼皮）

客甲 乙，丙，都不是外人，說說沒關係，沒關係。

寶在的，但是大家都是不知檢不知廉的，我裏也不願惹起，惹起給人家

說：你看！這個人一家子人儘臭一家子人！

客甲：不會的，您說。

嬌：是……是上一次（見衆人皆站立）呀！大家怎麼都站着？坐呀！坐！

胡：對了坐下談吧！（像個主人的樣子）董海山，董海山，倒茶呀！（忽然想起）

！董海山已經出去啦！（坐）

嬌：上一次，對了那時家寶跟他母親還沒搬出來，跟老太太在一起住，我聽他們

說他們丟了金條啦……

客乙：金條！

嬌：是呀！聽說是丟了四根。你們想我們是一家子，一家子出了爺還有不關心的

麼？所以趕快地來看，對了，叔叔，您不是也去了啦麼？

胡：我也去啦！我是想在地面上給他們託一託人，四下找一找，可是——

嬸 人家就瞞着不告訴咱，你倒別看家寶的母親那麼文氣。好像是個老實人，其實心眼兒可多得狠，你猜她對我們怎麼說，他說，哎呀！這可怪有趣的，還是那兒的事呀，我們家豈不似沒有金條，就是連點子金沫子也沒有哇！你聽聽她多會說瞎話呀！

容甲 一家子要是這個樣，可真不應該！

胡 太不應該。真的那次連我都生了氣啦！

嬸 誰不生氣呵。不信問孝天。（對天）孝天，你說那天你生氣不生氣？

天 生氣！生氣！

嬸 啊——你們聽，別說他是個活人，就是個紙人，他也會氣得肚子鼓鼓地，（

這陪孝天不大喜歡聽）可是，（帶着笑臉說）可是最可笑的還不是這個，最

可笑的是家寶的母親跟老太太兩個人你一眼，我一眼，眉來眼去的以為我看

不見，我是真的看不見麼？——我看得比誰都清楚，我是裝着不見！唉！真有

錢的人可真是怕窮人！哼！其實他可不知道，窮人見了有錢的人可怕得更厲害！

客丙 一眾人分得太遠了是不大好！

客甲乙 是應該更親近一點，更合睦一點才對！

婦 可是你願意跟他親，他不願意跟你近，可怎麼辦呢！所以也就只好遠了，所以這院的事情我們是什麼也不知道。對了，叔爺，是不是大嫂去接老太太，跟老太太吵起來！

胡 不會不會！要來就來，不來就不來，這有什麼可吵的！

天 (吞吞吐吐地) 恐……恐怕是……

婦 (把臉兒斜過，用耳朵聽)

天 恐怕是鄭家！……

婦 說呀！鄭家鄭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啊？鄭家？說話一點不痛快！

天 恐怕鄭家在城裏法院告了！

胡 對了！恐怕是告了！

嬌 對了，我想也是這麼回事，一定是鄭家告了！

客乙 鄭家告了，爲什麼？

嬌 你們還不知道麼？

客甲，乙，丙 不知道！不知道！

嬌 家寶跟鄭家的四妹從小就訂婚啦，可是家寶從上海帶來了個丁小姐，兩個人

（又訂了婚！）

客甲 噫！不錯，不錯，是有這麼回事，聽說這位丁小姐，已經懷了孕啦？

客乙 （對甲）你知道？

客甲 有人對我講過！

嬌 如果不懷孕，或許還出不了事，……不對呀！既打官司，公堂上見得

「叮，家寶何必這麼慌慌張張地跑出去？」

胡：不對，我覺得也有點兒不對！

客丙：是的，是不大對，家寶的神情是太嚴重了！

客甲：別看是那位丁小姐出事情啦吧！

胡：（略思）呃！——對！一定是丁小姐出了事情啦！

（黃海山倉皇跑入）

董：大姊奶！大奶奶！……大奶奶還沒回來？

胡：沒有哇？

董：真糟！真糟！（返身外走）

胡：老董老董！

董：（走着）別問了！別問了！

胡：（厲聲）站住！——你跑什麼？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董 少爺打死人啦！

衆 (大驚) 嗚呼

婦 把誰打死啦！

董 趙萬有！

胡 趙萬有？

天 趙萬有？

生甲乙丙 趙萬有是誰呀？

婦 是這院里的佃戶！奇怪，怎麼把他打死啦？

胡 爲什麼？怎麼打死的？

董 怎麼打死的？趙萬有跟少爺一向就不對。上次因爲欠了幾石租，少爺就把趙

萬有送到縣里押起來。現在趙萬有從獄里出來，就跟少爺作對！少爺（忽把

聲音放低）少爺自己教的親食回報不報，還在四下收買了不少的鄉黨。趙萬

那知道少爺的底細，他就喝了一個醉里咕咚就要跑到什麼檢查隊那兒去告發。我們得到這消息，就報告了少爺，少爺就趕了去，找趙萬有「好」冤家路窄，兩個正碰在路上。

初 少爺就把趙萬有打死啦！

董 剛一見面並沒有打，兩個人只是吵，可是後來越吵氣越大，趙萬有這個混小子就照着少爺的臉上，拍！就是一個嘴吧，你想，少爺從小長這麼大，沒有人敢戳過他一手指頭，現在居然被人打了個嘴吧，你想他還不火兒？照着趙萬有的小肚子嘯！就是一脚，趙萬有喝了個醉里咕咚，腳底下當然沒有勁兒，兵輪就倒在地上啦，可是，那小子順手在地上拿起了一塊石頭，一下子就砍在少爺的頭上那血呀，嘩嘩的就流下來，少爺一看自己的頭被打破了，拾起一塊大石頭就往趙萬有的身上砸去！老天爺！等少爺一看把趙萬有砸死了，自己也有點怕起來，可是這時候趙萬有的哥哥趙萬福，剛老頭子，趙嘎叭

李樹明還有張順臣許許多多個戶都起來啦，把少爺團團圍住，你一拳我一腳拉拉扯扯就給拉到隊里去做，聽說馬上就要往城里送呢

胡（無言，默默地走開）

嬌（那你趕快去找大奶奶回來吧！）

客甲乙丙（趕快去吧）

董（真糟！真糟！）（下）

嬌（其驕可刺橫庭）（眼疼）着這可怎麼辦？哎！家寶這孩子也真是的，幹麼用得着這麼狠！難道打死人白打麼？（與潘潘與潘潘來）

胡（白打？）——世界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客甲（真是！這件事情是相當的嚴重啊！）

客乙（問題是在他固執不報，收買新谷，而且還傷害人命，三罪歸一。）

客丙（官家一寬要嚴辦，這對於抗戰，對於施行糧政，都有關係呀！）

胡 哈哈……（忽然大笑起來，他這一笑，笑得使人們都有點兒心驚）

客乙 二大爺，你怎麼笑起來啦？

客甲丙 （對婦）三太爺怎麼啦？

天 （對婦）三太爺是，叔爺怎麼啦？

婦 誰知道麼？不想，想，看胡笑，想，她漸漸地也笑起來）

（其餘的人都莫明其妙）

（笑停擺着手）沒旁的，沒旁的，你們可不要誤會，我絕不是幸災樂禍，我是

有這種毛病：一遇見着急發愁的事情我就愛笑，而且一笑起來還沒有完！

（繼續的笑）

（笑出來了眼淚）我們叔爺却實在有這種毛病，也就是我知道他有這種毛病，

所以上見胡笑，也就忍不住的笑起來，笑，壓制着暫停）真討厭真討厭！（對

胡）叔爺，您不要笑啦，快想想辦法，看怎麼辦吧！

客甲乙 對了，二太爺給想想辦法吧！

婦 哼！平常他們用不着人，現在可用着人啦！

胡 用着人？還能用得着你我？放心！人家有好親戚鄭大公，有潘樹堂，用我們做什麼騙錢拷竹槓！

客乙 二太爺您不能這麼說？

客甲丙 對了，袖手旁觀是不對的！

胡 你們可不知到，我這麼窮，家寶都不肯租給我點地種種，怕我不交租，平日找他們借倆錢化化，還要看他們的臉色！

客甲 我們想以後不會的，無論如何，你們是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

胡 不，他是細瓷壺，我是土泥壺！

婦 (笑)

胡 (笑) 沒旁的沒旁的，我絕不是幸災樂禍，我是有這種毛病，……絕不是幸災

（樂麟）哈哈——，我這本不是笑與笑，你是真笑與笑。

（潘樹堂匆匆走上，一句話也不說，見他手提了一個藍布包，——眼簿——

在桌上拿起自己遺忘的一頂呢帽，又返身走去）

潘：完了，都完了！（下）

客甲（對乙丙）：我看，我們也走吧！（下）

胡：怎麼，別走！這就要開飯啦！（對嬌）：看都走啦，我們不是成了主人啦麼？

哈哈——

嬌（笑）

天：你……你們笑什麼呢？

胡：傻孩子，現在你不知道，不久你就會知道的。你——你也會笑的呀！哈哈——

嬌：哈哈——

（孝天奇異地隨着胡嬌回下）

（台上靜了片刻，文燭同入，但老太太依然未來）

燭（見室中幽無一人，更見地上摔碎的花瓶，詫異）董海山，董海山！咳！人都那兒去啦？（向各處看，最後拉開套間的門，大吃一驚。）

（丁蘭，蓬頭披髮地從里走出；她一聲也不響，像個幽靈般地挺着身子往外走）

燭 丁……丁小姐，家……家寶呢？

丁（仍走不語）

燭（覺得有點兒恐怖）人們都那兒去啦，呵？

丁（仍走不語）

燭 丁……丁小姐這是怎麼回事啊？

丁（已默然走下）

燭（大恐）呵？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來人——來人！

(幕落)

第四幕

兩個月後

文娟已遷回舊宅與祖母同居。胡家寶，身繫囹圄，失去自由。

這時正是秋老虎的天氣。這季節，在四川是天常驟變，多風，多雷；但有時也會有場暴雨，今天，看天的容顏似將有風雷，或者是暴雨之降臨。

客廳很靜，沒有人到，因為外面天色的極度灰黯，所以這客廳里的光線非常之弱。若不是觀音大士的磁像前的油盞有點兒光亮，那庭柱上懸掛的那面「金玉滿堂」的金匾，恐怕已模糊得難以看清。

這空闊的客廳中，蕩漾着從院內傳進的輕微地打洋琴聲，這使這空闊的客廳，更顯得陰沉，憂鬱。

不久見董海山從外入。

（走到廡房門前）大奶奶，大奶奶！

（用手帕揩着眼淚推門走出）怎麼樣？不在家？

在家！正跟他太太在家里玩紙牌。說就來！

（對這位潘先生可真是的——）丁小姐還沒有回來麼？

沒有！

你知道他帶那兒去了？

她一清早就出去啦！到那兒去不知道。

（深深地嘆息進入）

（臉上也露着難過的樣子默然而返）

(孝天嬌悄然走入)

嬌 (輕聲地向廳外招呼) 噓——噓——來!

(孝天七)

天 做什麼?

嬌 你來呀!

(兩人見客廳無人立於門下，喁喁私語)

嬌 我跟你說，你這個人啊，養的也真是點兒出奇啦！叫你跟老太太說的話，爲什麼不說?

天 (而有難色)

嬌 你說了又有什麼關係呢?

天 老……老太太在那兒聽洋琴，怎麼好跟她講這種話呢?

嬌 怎麼不好講？這是正事啊！

天 老……我永遠是以後跟隨他！

婦 (白眼相加) 你呀！哎！我看我這一輩子跟着他也不會有出頭的日子啦！這不
是個禍害麼？

天 家寶不會出不來的！

婦 他可怎麼出的來呢？國糧不賣收買新穀，還打死了人命！就是判不了死罪，
至少也得在監獄里押個十年八年的呀！你說那還不悶死在獄裡頭！

天 (煩燥) 也不會出不來的！

婦 你怎麼知道他出的來？……人家老太太自己都說他是活不了的，難道你沒聽
見？

天 老……老太太可倒是這麼講。

婦 那你爲什麼不把我告訴你的話跟老太太說呢？你說萬一家寶要是有了不，幸
那……

(潘樹堂一步走入)

婿 噢，潘先生！

潘 早來啦？

婿 昨天住在這兒，錢沒走。找老太太麼？她老人家在外邊聽洋琴，還有二老

爺。

潘 不，是大奶奶有事找我來的！

婿 (內) 樹堂！

潘 大奶奶！

婿 好吧，我們去看看老太太。

(婿天開下，文婿上)

婿 (向廳外張望了一下) 這兩個人在這兒說什麼？

潘 誰知道，啾啾咕咕地。

簡直像個鬼！——怎麼樣，王主任見着了麼？

（蹙眉）沒有，說是到省里去啦！

怎麼？又到省里去啦！

嗯！

——樹堂，你該知道，這種冤枉錢，我們可再也記不起啦！

不，我這位朋友可是靠得住的！

別看跟前幾次一樣吧！——請了客送了禮，還化了錢，任什麼事也沒給辦！

放心，這次不會的！

也或許你還不知道樹堂，方才我自己草草的算了一下，截至現在，這件事情

我們差不多化去有三十萬塊錢啦！可是錢雖然化了不少，事情可一點兒頭緒

也沒辦出來。少爺身體那麼不好，怎麼能長此在獄里呆下去！樹堂，你就是

不可憐我！也應該可憐可憐少爺！給用點心，快快地辦一辦（流淚）

潘 您說的這是什麼話呢？大奶奶；這不是我應該効勞的事情麼？上兩次回籍託了人，白化了錢，我心里頗覺得對不住您，這次我想我這位朋友他還不致於騙我。他這次上省里去，也許正是爲少爺的這件事情去奔跑。回頭我還到他的公館去，請他太太打電報催一催他，叫他趕快給我們辦！

媚 (扶淚) 好！你費心跑一跑吧！——那十萬塊錢拿到了麼？

潘 噢！這筆錢倒是拿到了，(取過皮包) 嚇！不過可費力不小，看樣子他是想再拖到月底，我說誰要是不等錢用，誰也不肯賣房子！看，山上這麼漂亮的一幢房子才賣十五萬塊錢，世上還有這麼便宜的事麼！如果今天不把十萬塊錢交清，那草約作廢，我們重新估價重新再賣好了，至少要賣二十五萬！這樣他才把這十萬給我(支票遞媚) 您收起來吧！

媚 哎！幸虧是——噢！方才家寶在里邊託人送來了一封信。(掏信) 你看我剛剛叫馬玉清把東西給他送去，又接到他這麼封信。

潘 (筒信) 噢！他想要點罐頭，罐頭牛肉罐頭，還要點餅干！

嫻 就是沒有給他買這種東西，方才叫馬玉清給他送去了幾樣小菜，香烟水菓。還有幾件洗好的衣服……

潘 他說他悶得很厲害，要幾本小說看，要三國志，要七俠五義！

嫻 喜我已經給他找出來啦！

潘 (閃罷) 對了，他還問他岳父給他進行的事情怎麼樣啦，他在里邊心急得很！

嫻 親家也是拚命的在外邊給他跑哇！不過……

(鄭大公上)

鄭 親家！

嫻 (轉首) 噢！親家坐！事情有點眉目麼？

鄭 (搖頭) 很難辦！不過，我託的這個人，今天他却派人同我到監獄里去了！

道，我見了家寶一面。

綢 噢！您見着家寶啦。

潘 不是不准接見麼？

鄭 這是託人託的對呀！

綢 是的，這是託人託的對！怎麼樣！家寶一定瘦得得不像樣了吧？

鄭 是的，是瘦了一點，而且正在害病！

綢 咳，這可怎麼辦呢？我就怕他在邊里生病，結果真是生病了！

鄭 放心，我看不大要緊，那邊有醫生。

綢 親家，可是他跟您說了什麼呢？

鄭 他只是心急着想出來！哼！他却不知道這個門裏是一進去，沒有點兒手腕想出來可不容易！

綢 親家您就趕快給辦一辦吧！

窮 辦當然是要辦的；不看別人，就看在死去的家寶的父親而上，這件事情我儘

不能不管，何況親家你又是這麼苦苦的哀求我。不過，像家寶這孩子，也真應該給他吃點兒苦！簡直是太沒有品行！就說我們兩家這點親戚關係吧，到現在也真不知應該怎麼說？

嫻 您放心，家寶真要一出獄，我們一定得有個辦法。絕不會叫親家您難過！

窮 哎！家寶這孩子也是真不知道輕重！跟這班窮人何致於動人命，太糊塗，真是糊塗透了！

嫻 我不是常跟他說，窮人不好惹！窮人不好惹！……

窮 不，窮人倒并不是不好惹，而問題是你有沒有對付窮人的辦法；有辦法，那窮人真比一隻小綿羊還要服貼。窮人是最經不起有錢人的幾句好話，或者是給點兒小便宜。比方說，你給他一顆米粒，他說你是好人，可是有機你會從他手里拿過一塊肉來，他還是說你是好人！不過，儘拿肉不拿出米粒，而且

惠而不費的好話也說一句，那怎麼能行得通呢！

嫻 就是呵！家寶他那懂得這個！

潘 少爺的脾氣是暴躁一點！

鄭 所以他才闖了這麼件大禍！自己這條性命真要是給趙萬有抵了債，你說冤枉不冤枉？

嫻 親家，您就趕快給設法辦一辦吧！

鄭 不過，現在託人辦事困難也很多。頭一樣案情很重，這就像吃藥治病一樣，沒有好藥，這塊病就打不掉。所以必須託有力量的人去對症下藥！再者是，現在人情太薄，一張嘴，錢就得跟着送過去，不然——

嫻 親家，您就放心辦去好了，關於錢這節，只要人能出得來，儘管化多少錢也沒關係，您可以問潘先生，他現也正託人給辦這件事情！

潘 是的！

鄭：好！多託些人辦法多一點！老太太——

（外面打洋琴聲又起）

鄭：這是做什麼？

嫻：咳！不要提了！老太太在那兒聽書呢！

鄭：我也正要問，怎麼，家寶出了事，老太太不管麼？

嫻：她老人家管什麼！成天價把說書的找到家里來說書！好像這個孫子不是他的！

鄭：那辦法要用錢呢？

嫻：依她……依她一個錢也不化。我不管，管他是房子是地，先賣了把人救出來要緊！

鄭：老太太要知道了呢？

嫻：知道了再說，她還能活幾年……

潘 (突然地) 老太太來啦!

(文娟的話被打斷)

(老太太面說而笑地從院里走進，孝天夫婦左右扶持。胡廣彪左手舉了一把水烟袋，右手提了兩個矮橙，隨行在後面。)

祖 他打的洋琴還不錯！唱的也很好！很像德娃子！

胡 是的，他學德娃子學得很像！

祖 廣彪，叫他明天還來，我們聽他幾段！

胡 是！(向廳外叫) 楊嫂，明天還讓他來！

楊 (在廳外) 李先生，明天再請過來吧！

鄭 老太太！

祖 唉！來啦？坐！坐！(下邊再沒有什麼話，一直地向右廂房里走，笑着對孝

天嬌) 聽聽書倒是滿好的！

潘 對了，你就往開處想得了，自己身體要緊！

胡 對了！自己的身體要緊！（隨祖母進入右廂房）

（楊嫂跟入，她兩手分拿了茶壺和茶碗。）

嫻 （難過的坐在茶几旁，掩面而泣）

鄭 這有什麼可難過呢？這怪親家你的命不好！

潘 大奶奶算了，這是辦事要緊！

嫻 這你們是親眼看見了，不是我瞎說吧！她老人家是一點兒不管！什麼罪得我受！親奶奶，親奶奶要應該這個樣，那仇人又該怎麼樣？她總怕叫旁人指着脊樑骨罵，可是家寶真要沒有了命，你就不怕人罵了麼？

鄭 這位老太太真是有點兒怪！

嫻 一個錢也不肯往外拿，真也不知她懷的什麼心！

鄭 不管她！她一個錢不肯拿也沒關係，反正你已決定怎麼幹，你就放開胆子幹

你的好了。我是絕對幫助你！好，我走了！

嫻（立起拭淚）不再坐一會兒麼？

鄭不，我馬上就回來，也許今天就有個確定的辦法。

嫻怎麼，樹堂你也走？

潘我到王公館去！

嫻真是麻煩你們啦！

鄭沒關係！留步留步！

（鄭潘下，祖母從右廂房出，胡天，嬌，三人相隨）

祖鄭大公走啦？

嫻走啦！（欲回左廂房）

祖回家！我有話問你！

嫻（走回）什麼事，媽？

祖 鄧大公他來怎麼跟你說？

姻 他說他一定託人招家寶放出來！

祖 我沒問你這個！

姻 什麼？

祖 錢！他跟你說要多少錢？

姻 沒有，他沒有跟我提錢！

胡 (把嘴兒一撇) 哼！

娒 不能吧？辦這麼件大事不要錢？

天 人家鄧親家自己有錢，也許……——

娒 你少說話！

祖 還有潘樹堂，我看他常常跑到你的屋里去，一說就說半天，你也託他辦這件事麼？

嫻 潘樹堂他能辦什麼呢？我沒託他，他是跟我談旁的事！

祖 反正你是不跟我說真話！不過我要告訴你，文嫻，你變的這個感法，早晚有一天會變漏的！

嫻 那末依您的意思，就叫您的孫子死在獄裡頭？

祖 叫他死在獄里的不是我！

嫻 誰呢？

祖 是他自己！也可以說是你

嫻 我？

祖 你做母親的教育好哇！

嫻 (淚) 這怎麼能……

祖 當然要怪你！從小就任着他的性長！長大了爲非作歹你也不管。我們本本份份的一年收個六七百石租還不夠吃用的麼？還要團練不報！還要收買別人家

的糧食囤起來想發大財，可是自己的命就不顧了麼？唉！他做了這樣危險的事你做母親的也不管。他要是死了，不怪你可怪誰？

（痛哭）

祖 哭！哭！哭！你就會哭！

（嫗向胡示意，叫胡說話）

胡 算……算了！文嫗，不要哭了！我覺得現在談什麼也無益，還是趕快想法子把家寶弄出來是真的！

嫗 呢，對了你這招家寶弄出來是真的！

祖 可是老太太不肯化一個錢，人又怎麼能出得來呢？

（生氣地扭身子一扭）

胡 （對嫗）那你说呀！快快地告訴老太太，鄭親家要多少錢？潘樹堂是化去了多少錢？如果還煩了其他的人，又該用多少錢？你可說呀？

姻 我說，我說也沒用！

胡 (指姻) 看，你又不說！自己儘在那兒生悶氣，真是不痛快！(轉笑) 哈哈

……文姻，我老實告訴你，好親戚好朋友要是真心替你辦事，那可真用不着化錢！

姻 (冷冷地) 這麼說，那就隨叔爺給想想辦法吧！

婦 還別打哈哈！叔爺大概還真有點兒辦法！

姻 有難兒辦法！哼！辦法多得很！不過，我就不願管！(坐)

姻 爲什麼？

胡 爲什麼，你們根本就看不起你這位叔爺！事情發生了以後，就從沒有問過我

一句話。「叔爺，您看這件事情可怎麼辦呀」，請問有過這種話麼？哼！你

們眼裏也只有鄭太公潘樹堂！

祖 (預燥地把手杖向地上一戳) 廣彪，要是有辦法你就說，沒有辦法別在兒這

胡

（見麒麟動氣，神情轉溫和）——我是真有辦法呀？

胡 你說你的辦法！（搖頭低下）

婦 對！您說您的吧！

胡 （從容地）——其實呀！這可真算不了什麼大事！囤糧買穀打死人，難道這

還比殺人放火傷強盜的罪孽重？（不）或（是個強盜，只要人情託到，那也不會沒

有命！那必然的是太事化小，小事化無，今天獄里見，明天是街上見。這種

好事，當年我在府里的時候，也并不是沒做過，實在是做了很多！像家寶這

伴案子，我早就想過，只要我去找我的幾個朋友一趟，一句話，一個錢也用

不着化，聽見沒有？一個錢也用不着化，管保事情是迎刃而解，而且還

之快！

天 那好哇，您就趕快給辦一辦吧！

胡辦，我是很聰辦，這絕不是吹牛！現在可以把辦法先講給你們聽：第一步，把人帶進進去，叫他帶家寶轉送法院，你們聽見沒有？這三轉送法院，白無形中就像減輕了案情。然後，在法院再打進人情，等這人情一託到，家寶就可取保開釋，恢復自由。那時我們一方面要釜底抽薪，請人向趙家說合，就給他們一點兒錢！到那時，趙家一看家寶從獄裏保出來了，他馬上會感覺到：窮人是不能跟有錢的人打官司，算了，如果真這麼一來，那事情可就好辦多了，即或是窮家不願了，那我們也有辦法！可以依照刑事訴訟，第第（賄賂）大概是第九百六十五條吧！判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即或不辦緩刑，那我們可以冠冕堂皇的要求調服兵役，讓家寶到前方陣地開闢荒地，回來就賞完，至於圍糧買穀的事，拿出點兒糧食來充充公，表面全做出繳稅算完。

婦（笑）哎呀！着我們叔爺可真有辦法。

夫（信以為真，對婦）大嫂，您這（叫胡來也）

胡 (也有點兒相信) 卜叔爺，您這幾位朋友可都是誰呀？

胡 (我的這幾位朋友，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比我闊！並且，因為他們過去，有的不是我的門生，就是在我的手做過事，再不然就是吃過我，化過我，當初窮的連褲子也穿不上，現在忽然一步登天的窮朋友，所以都也十分敬重我。凡我說的話，他們不敢不聽，請他們辦點事，那就是給他們面子。錢，他們連說也不敢說！)

胡 那末，叔爺您看這件事情可怎麼辦呢？

胡 看，現在才擠出你這麼一句話來！

婦 (笑) 算了，叔爺給辦一辦吧！有不對的地方也得原諒着點，誰叫是一家子呢

胡 就是呀，我也就是看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不然，這院子的門我桌就不

願進啦，不過……

嬭 怎麼，您要用幾個車錢？

胡 咳！我要車錢做什麼？難道我連車錢還墊不起？我說……我說我穿着這身破爛爛的衣服去找我的朋友，在我的這些做法官，做處長，做司令的朋友他們倒不會小看我，不過，叫我朋友們的那些部下看見却是不大雅觀。

嬭 這可怎麼辦呢？

婦 這倒是實在的，遠看衣服近看人，這個年頭穿兩件好衣服，看你的人眼光就不同。

嬭 衣服要現做也來不及啊！

胡 何必現做呢？

祖 (發了話) 楊嫂！楊嫂！

(楊嫂上)

祖 (對楊) 去，到裏邊把那個紅樟木箱子打開，找兩件老太爺的衣服給叔爺。

樂！

（楊下）

婦 呢——對對對！他們老哥倆兒的身量還差不多，一定能穿！

婿 如果能穿那可好！

胡 說實在的，我平常也就是因為身上沒有像樣的衣服，所以不願出門，如果能穿得整齊齊地，常常跟我那些個闊朋友見見面，周旋周旋，我也許早就闊了。

（場上，提來幾件式樣和花色色都很古老的長衣短褂）

婿 叔爺您穿一穿看吧！

胡 （先看了看衣服）穿得穿得！（更衣，文綳孝天潘幫着扣鈕扣）

婦 這件衣服的料子可真不錯——呵！人是衣服馬是鞍，叔爺這麼一打扮，可真像個闊闊富家翁！

胡 (微笑) 富家翁就富家翁得咧，幹什麼還團團……

(媼、婿皆笑)

胡 我去哩，有什麼好消息，我馬上就回來！

媼 好！你去吧！

(胡下)

媼 可也別說，聽叔爺這篇話，也許還真有點兒門路！

婿 促勝家寶能出來吧！

媼 (忽然) 哎呀，我還有點兒要緊的事忘了跟叔爺說啦！(追出) 叔爺！叔爺！

天 做什麼？你叫叔爺做什麼？

媼 (返入叫孝天) 你來呀！(下)

天 噢！我來我來！(跟下)

婿 (對媼) 你跟他們到門外去看看。

（榻下）

楊 住在這兒，感天際鬼鬼崇崇地，真也不知他們搞什麼鬼！

祖 段才還不是爲我們這點兒財產！

楊 前是少爺還……

（榻上）

祖 他們跟叔爺說些什麼？

祖 他們趕上叔爺，就一同走了，沒聽見他們說什麼！

（壁鐘響起）

祖 文媚，你先去把香燒了吧，燒完了香我有話同你講！

（榻去焚香）

祖 （對楊）你給我倒杯茶來！

（榻下取茶）

（嫻在焚香，外面風起電閃）

（楊送茶上，復下）

嫻（焚香已畢，到祖母近前）媽，您有什麼話？

祖 你坐下。

嫻（坐）

祖 文嫻，你是剛給祖先，和觀音菩薩燒完了香，可要說本心裏的話，爲了家寶這件事情，你心裏是不是有點兒恨我？

嫻 沒有由媽，我幹什麼恨您！您是老好，老的事總是對的！

祖 不不不你還是不說心裏話，不過，我要告訴你，文嫻，我今天敢掏出心來說，我愛家寶的心比你深。

嫻 啊！

祖 也或許你看我每天聽聽書，同廣彪和孝天夫婦說說笑笑，好像對於家寶的事

一點兒不關心。錢，也不喜他一個，其實我是喜在面上，苦在心裏，你想，這麼一大產業，我可還有幾個孫子？

嬭 是的，也就是家寶一個人

嬭 他還沒有子呢？

嬭 我們的這門就算絕嗣了

祖 我願意麼？

嬭 媽，我知道，您當然不願喜，到不換我不明白，您既然不願意，可爲什麼對這件事情又好像不相干？一點兒都不着急？并且，我請人在外邊奔走，您還胡猜疑，我可真不知道您這是什麼意思？

祖 因爲對這件事情我跟你們看法不同

嬭 怎麼不同呢？

祖 因爲從覺得可以化錢買回家寶的命，我看這是夢想！

嫻 可是能有一點兒辦法；我們就不能不想一點兒辦法！

祖 那也只有讓人賒些個冤在錢去！我今天可以對你這樣說，不管你是託了什麼人的人情。鄭大公也好，潘樹堂也好，就連方才吹了李天牛的廣彪也在內，他們誰敢立字担保，說家寶一定可以出得來，那就叫我賠上全份的家產也可以！

嫻 照這樣一說，那不就完了？

祖 是滴，完了！（傷殘地）文婿，我勸你不要有病濫投醫，亂化些冤在錢吧！你要往開處想，家寶他是不會再活着走進我們的家門了！

嫻 媽！不！他會活着的！他會活着站在我們的面前！他以後一定會改變得好好地！（哭）

祖 文婿，不要哭吧！事到如今，我覺得我們婆媳兩個，是世上最可憐的人！
（默然吸泣）

烟

我一向管束家寶很嚴，說起來這不是爲他好？盼他好好做人！可是我爲他好，這何嘗又不是爲你！你從二十六歲就守寡，吃了天大的苦，我做婆婆的心裏并不是沒有個數，爲了家寶我同你吵！同你鬧！這爲什麼？還不是怕你走上我從前所走過的路，那就是像怕你我從前愛家寶父親的那樣去愛家寶！家寶的父親年紀青青地把自己糟踏死！我做母親的覺得對不住胡家的祖先，尤其對不住做兒媳婦的你！也就是因爲這個，所以我對家寶也就管得特別嚴！可是你不這樣想，你總以爲我是藏着個壞心眼，故意跟你們母子刁難，其實我可有什麼野心呢？我娘家又沒有一個人，難道還怕我把胡家的產業給我娘家？再說，家寶好歹是胡家門的後代，你盼他活，我也不會盼他死，說實在的，這些天來我從沒有好好睡過，也從沒有一天夜裏我不流淚了，我心裏，恐怕家寶要比他父親死得更慘了，（忍不住淚，把頭低下）

（泣着）媽！家寶如果不能活，我也只有死！

戲

（悲哀地）文綱，我早就算到你會走這條路，不過我勸你要靜一靜，要多想一想，我們活到今天，苦到今天，什麼事也應該看穿了！當初你公公在世的時候，我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有吃有穿，無憂無慮的，什麼事也用不着我們管，等到你公公和你的丈夫死了，那簡直像天塌了一樣！可是沒有了他們，我們還不是也能活到現在？家寶如果沒有了，那只能說是命定，也惟有任它去！今後我們婆媳兩個用不着再吵，用不着再鬧！我們喜歡吃點什麼，就吃點什麼！喜歡穿點什麼，就穿點什麼，如果願意到城裏去逛，我們就手牽手的去！高興想到省裏玩幾天，那我們就到省裏去玩幾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安安靜靜地過它幾年，等天數一到，如果我死在你頭裏，你就抓把土埋一埋我，（嫻哭：媽！）如果你死在我頭裏，我就抓把土埋一埋你就算了！

嫻

（哭）媽！

（婆媳相抱大慟）

祝 交姻之家實的事，就信天由命吧！鄭大公，潘樹堂，都不是什麼好人，他會把錢騎了去，一點兒事情也不給辦！我覺得現在與其求他們，真倒不如求求

丁小姐！

姻 媽，求丁小姐做什麼？

祝 你想求實如果沒有丁，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麼？

姻 那還有什麼事情呢？

祝 你可以知道我近來爲什麼待你廣彪叔待孝天夫婦那末好？

姻 不知道！

祝 我是想溫暖他們的心！

姻 爲什麼？

祝 家資如果沒有了，你想他們不會把臉一翻，來分我們的產業麼？

姻 (驚嘆)！

祖 所以我叫你個工小姐好一點，因為他肚子裏的那塊肉，無論如何是我們胡家的。他也可以繼續我們這門的香烟！

姻 唉

（馬玉清手提着一個空竹籃上）

馬 大奶兒，東西已經送進去啦！

姻 你看見少爺啦麼？

馬 看見了！嚇！這次送東西可太麻煩了！看獄的人根本就不收，並且他還很氣地說：『你知道麼？這是坐監牢獄，不是享福！』幸虧後來遇見了我的老表！

姻 你的老表？

馬 是啊！他正在那兒站崗，我跟他說了一下，才把東西送進去。嚇，把東西檢查了個一場糊塗！

姻 你見着少爺？少爺怎麼說？

馬 少爺病了幾天沒有吃東西，老太太少爺很想念您，他說希望您能去看一看

他。我跟他說，我說恐怕老太太不能來吧！他聽我這麼一說，馬上就哭起來

了！

（姻聞之落淚）

馬 他一哭，就哭了好半天！我一直地在勸他。後來他說：我實在很想見一見老

太太，你回去可以跟老太太說一說，她老人家如果能夠來看一看我，還是希

望她來看一看我！吧！老太太，我看您就去看一看少爺吧！

（默然）

姻 媽，我看您就馬上上去一趟吧！您既然愛他就愛到底！他有不對的地方請您看

在你這守了這麼些年寡的兒媳份上，不再怪他！就去看一看他吧！

祖 少爺住哪？好，我裝着看他！（到右廂房走去）

馬 與養地！好！我去抬轎子！（轉身欲走）

嫻 馬玉清！

馬 (被喚住) 呵！

嫻 你叫他們把我的轎子也抬出來，我陪老太太去！

馬 神情爲之(變)慙……您也去？

嫻 是的，我也去看看少爺！

馬 (面有難色) 少………

嫻 怎麼？

馬 少……少爺說最好叫老太太一個人去！

嫻 (愕然) 噢

馬 我臨走的時候，少爺還一再的囑咐我，說千萬可不要讓大奶奶來！

嫻 ！噢(戚然而坐) (馬下)

(祖母拿了一塊青頭巾上)

〔舞媚〕走哩！您不去麼？

〔立〕媽，您自己去吧！

祖 怎麼他在獄里押了這麼些天從來沒見過一個親人你……

媚 我身體不大舒服！您去吧！〔向窗外叫〕馬玉清！

馬 〔內〕啊！

媚 把老太太的簪子拈出來！

馬 〔內〕好！噯

媚 〔悲深哀切地對祖母〕您去吧！

祖 〔注視文媚痛苦的样子，在尋思文媚不去的原因〕

〔馬入〕

馬 〔對祖母〕我們走吧！

祖 〔深深地望了文媚一眼〕好！我們走！〔默然而下〕〔馬隨去〕

嫻 (痛苦自語) 他……他爲什麼不願見我！爲什麼！這是爲什麼？(伏案大哭)

(外面一個大雷閃)

(文嫻哭甚哀)

(丁蘭靜靜走入)

嫻 (止泣)——丁小姐……

丁 (默然)

嫻 (溫和地) 怎麼沒回來吃午飯？

丁 ——心裏亂得很！不想吃！

嫻 到那兒去啦？

(像個病人，扶着椅背坐下) 郊外，河邊上。

從早晨，直到現在……

丁 是的！

媽 現在恐怕有點兒餓了吧？……楊嫂楊嫂！

丁 不……不要叫她，我不餓！

媽 丁小姐我看你身體不大方便，以後還是少出去吧！聽董梅山他們說，時常看見你不是坐在陰森森的樹林里，就是一個人坐在河邊上蕩過來蕩過去，你看，郊外的溼氣那末重，還對於你的身體都不大好！還是在家里休息休息吧，得了病可不是玩的！

丁 (感到文媽的情，幾與往日異樣) 哦！

媽 方才老太太還在問你，恐怕要下雨了，丁小姐怎麼還不回來呢！

(閃)

丁 老太太那是到那兒去？

媽 你看見她啦？(丁默)他是去看家寶！

丁 事情到底怎麼樣啦！

嫻 唉！麻煩得很！有錢沒人也不行，沒錢有人也說不通！怎麼聽說爲了這件事，城里的報紙都起了公憤啦！

丁 是的！

嫻（這麼說起來這件事情可真有點兒難辦。哎！家寶這孩子的脾氣是真壞，像他這樣人是真應該有個像丁小姐這樣的人在他身邊時常的規勸他。哎！提起來，我真是後悔！也來不及啦！

丁（默然）

嫻 可是——你覺着身體怎麼樣呢！

丁 很好！……只是好像有一種預感告訴我：我會因爲產生這個孩子而死去！

嫻 不會的。你不要怕！

丁 我到不是怕別的！如果沒有這孩子我死了也就死了！不過爲了這孩子，我總得活下去！

嫻 那是當然的！人活在世上，所爲的不就是孩子？方才我還跟老太太商量，我想孩子恐怕已經到了月馬上就要生啦！因爲這是頭生，小禪小禩的總得好好的給孩子預備點，丁小姐，你說不是麼？

丁 （苦笑）關於這件事情，我真不知道怎麼說好！

（下）

嫻 （勉強地）慢慢走吧！

（鄧大公與潘樹堂上；俱尙未見人，便聽見他倆的哈哈笑聲）

潘 做大事的人，畢竟不凡！

鄭 他替朋友辦事，倒向來都很熱心！

潘 不！這還是您的面子大！

嫻 （奔上前）噢！就親家樹堂事情怎麼樣啦？

潘 （欣喜地）好消息，好消息！（對鄭）您這兒，落坐（對嫻）先給鄧親家倒

杯茶！

嫻 好（向外走）

潘 （對鄭）您簡直是救了少爺一條命，哈哈！——

嫻 （探身向廳外）老董，倒茶！

潘 （對鄭）這真是回天之力！

鄭 （對潘）總而言之還是他們胡家的運氣好！

嫻 怎麼？親家您快說一說吧！

鄭 事情說算有了辦法了，這總該說是不幸中之大幸！

潘 是的是的！從這兒看，胡家還能幾天好日子過！還能有幾天好日子過！

（董海山倒茶下）

鄭 我把事情給你們辦到這樣，心里也十分高興，總算這些天沒有白跑！也總算對得住親家！

媳 是的，您真是太辛苦了！事情的結果……

鄭 先請親家放心！保證家寶不死！

婿 （驚喜）噢！那可好！

潘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鄭 不過，要完全無罪開釋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據我的這位朋友說，他說這件
事案情重大，報紙上主張嚴辦，政府也頗注意，如果處治欠當，會引起社會
公憤！所以所有的囤糧，一概沒收！至於打死趙萬有的事，可以說它是出於
自衛，判個一年有期徒刑就算完了！親家，您覺得這辦法怎麼樣吧？

婿 （猶豫）我……

潘 我覺得……大奶奶，我看就這麼辦吧！說實在的，這件事情還幸虧是鄭親家
，就是我——就是任何人吧，恐怕也……

婿 我倒不是怕旁的，你看少爺身體那麼不好，如果在獄里關他一年，別看……

潘 不會不會！一年時光可有多長呵！一年才十二個月，一恍就過去了！

鄭 （態度變鄭重）親家，我今天要不客氣的跟您說兩句話，這種話說出來也許你不願意聽？

嫻 甯說吧！沒關係！

鄭 像家寶這樣胡作非爲的孩子，在獄里關他一年，我癩還是萬分的便宜他啦！

嫻 這倒是實在的！（望了潘一眼）

潘 大奶奶，就這麼辦吧！

嫻 那末怎麼酬謝人家呢？

鄭 酬謝，不必了！誰叫我是家寶的岳父呢，錢由我拿好了！

嫻 不不！這怎麼能說得下去呢！跑路受累已經夠可以的了，還要墊錢，那不行

！錢得由們我拿！

潘 (對鄭) 您不必客氣！

鄭 不！實在這個數目也是大了一點！所以……算了算了，不必提了！

嫻 沒關係！親家，您說吧！我不是說過麼，只要保住家寶一條命，破家蕩產都沒關係！

鄭 錢呢！我倒是已經給墊款付出去啦！原因我實在也是怕夜長夢多，所以我這位朋友剛一露口，說得二十萬，我馬上一口答應他，把支票開了過去。起初我想這個數目似乎是大了一點，可是後來一想，事體甚大，負的責任那麼重，如果錢太少了，恐怕誰也不肯辦，何況辦事的又不是一個人，所以——

嫻 那沒關係，錢您既然墊出去啦，我再給您，不過，現在我手下只有十五萬塊錢，(對潘) 怎麼樣樹堂，還差五萬塊錢你……

潘 (輕輕擦手，表示籌措困難)

鄭 算了，那就再說啦！

嫻 不應當付的，那末——（對鄭）那末暫時開個借條您看怎麼樣？

潘 對了，先開個借條吧！

鄭 （故做大方）哎呀！何必這麼認真呢！好好，你們隨便吧！隨便吧！

嫻 好！樹堂，你給親家開個條子，我去拿錢！（入左廂房）

（潘樹堂伏案書借條，鄭大公立潘身後看）

潘 （寫至一半，有作用的轉首向鄭）——這可是三十萬塊錢嘍？

鄭 （會意，爽氣地）放心！你就寫你的好了！

（潘繼續寫，嫻攬款上潘將借條交嫻）

嫻 （看後）好，親家您收下吧！

潘 （接過）得！我回去啦！樹堂你呢？

潘 我也走！我也走！

嫻 （送）謝謝親家回去告訴，親家太太放心吧！過一半天我去看她！

潘 好，不送不送！

（鄭潘同下）

嫻 （愁眉鬆展精神振作）這可就好啦！（環顧大廳）哎呀，看這個亂樣！楊嫂楊嫂

！

（閃電顯作）

（楊上）

楊 什麼事大奶仍！

嫻 這房里每天還是應該收拾收拾！

楊 是收拾呵！

嫻 收拾麼還這麼亂？去先到我房里把被疊起來，地掃一掃，鏡子揩一揩！還有

院子裡的零碎東西，也拾一拾，恐怕就要下雨啦！

楊 （用奇怪的目光看着嫻）是！（進左廂房）

(外面風閃俱作)

嫻 (向窗外望) 老太太一定要遇上雨。

(胡廣彪和孝天夫婦上，每個人神情嚴重。而胡廣彪方才換在身上的那套闊服裝，已經不見，身上所穿的依然是他原來的那套。進來，就默默地坐在椅上。)

嫻 怎麼啦？怎麼衣服也不見啦

嬌 衣服……咳別提了！叔爺在路上遇見了個債主子，挺好的一身衣服讓債主子給扒去啦！

嫻 (笑) 扒去就扒去得了，等再找兩件，(對胡)。不必難過啦！

嬌 叔爺倒不是難過衣服，他是難過家寶……

嫻 家寶的事情也用不着難過啦，現在大家倒可以喜歡喜歡了！

胡 (跳起) 什麼？喜歡喜歡！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婦 真是，家寶出了這樣的事，我們怎麼喜歡呢

天 大嫂，您這樣說話可不對！

娟 (笑臉)這可有什麼不對呢！家寶的事情已經託人辦好啦，保證至多判一年罪。

胡 誰？這是誰說的？

婦 一定是潘樹堂！

娟 不，是鄭大公辦的！

胡 化了多少錢？

娟 沒：沒有多少只化了五千塊錢！

胡 就是一文錢，也算給他騙去了！

娟 (大驚)怎麼？

婦 家寶沒有了！

姻 呵——我不信！鄭大公剛剛還在這！

天 是真的，被判了無期徒刑，家寶本來病得正厲害，一聽判了這麼大罪後，沒有幾個鐘頭人就完了。

姻 （焦灼萬狀）不——我不信！錢已經都交啦，怎麼會……董海山董海山！

（楊嫂從左廂房出）

姻 （對楊）叫老董來。

楊 （下，在內）董海山，董海山！

（董上）

姻 去！趕快把潘樹堂給我找來！

董 是！（下）

姻 這一定不是真的！鄭大公絕不會騙我，說什麼也不會的！

胡 哎！不會的！不會的！是我們騙你！是我們騙你！

嫻 如……如果這是真的話！那……媽！您回來吧！

（祖母淒然走上，全場爲之肅然）

嫻 （奔上前）媽！家寶怎麼樣！是真的麼？是真的麼？

祖 文嫻，你先靜一靜吧！

嫻 （痛哭倒入椅內）

祖 看，我的話結果是應驗了。

嫻 （哭）

祖 （胡勸嫻）往開處想一點兒吧。自己身體要緊啊！

祖 可惜這最後一面我也沒得看見，只是聽路上的人告訴我說，在他臨刑的時候

，他還哭着喊：奶奶！奶奶！……（痛哭失聲）

〔胡暗中向嫻示意，嫻開口講話〕

婿 我看您也不必難過啦，人既已不在了，還是辦後事要緊，儘然是無濟於事。

婿 再說呢，家寶是這院的獨生子，他不在家，這院的一切產業，也就成了決業。注意聽按咱們家鄉的規矩，要是分決業，像我們這本門本戶的族人，每人可都應該有一份！不過，我想這院的產業要分不大好，如果老太太和大嫂願意的話，我倒可以狠一狠心，把我們的二娃子過繼這院來！

胡 (幫腔) 呢！如果你捨得這個辦法倒不錯呀！不過(對天)孝天我們可都是一管筆寫不出兩個胡字來，這件事你不肯也得肯啊？

天 (吞吞吐吐地說不出話)

婿 (怒目圓睜) 你可說呀！

天 二娃子雖然是我的，可是你們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婿 (對天) 老太太您看怎麼樣？

婿 (貼近祖母身邊) 媽！

（真是搖了搖頭）

嬖 怎麼？

胡 不願意麼？

祖 （堅強地）——我們家寶并不是沒有後代！

嬖 呵！家寶有後代？

胡 他連婚也沒有結過呀！

祖 你們并不是不知道了小姐身上懷的孕，那就是家寶的後代

嬖 呀！要是這麼說話可不行啊！

胡 呢，——沒有結婚怎麼能算是胡家人呢！

祖 可是，無論如何，不能說它不是胡家的一塊肉！

嬖 那不行如果這麼說我們可得找個地方評評理。隨隨便便這麼一說就是家寶的

後代，那後代可太多啦。（對天）孝天，你是家寶的堂叔，我們這房里的孩子

可最多叫你說，這件事情可怎麼辦？

天 我……我……

胡 孝天他是個老實人把自己的孩子給你們他都肯，你們反而不肯，這是什麼道理呢？

媳 一家子什麼一家子呀！不樂意正好，我還不樂意呢！簡直是給臉不要臉

娟 (恐懼)媽！

祖 (立起)我早就知道你們會有這天！

胡 (大怒把衣袖往上一拉)那好哇！我們按就規矩分一分吧！

媳 分！我們一定要分。

祖 哼！想得可倒好

胡 (奔向祖母)說什麼？你說什麼？

娟 (忙攔阻)叔爺叔爺！

（潘樹堂與董海山上）

樹堂，你先把他們勸到外邊賬房坐一坐！

潘 哎！何必呢！二太爺，賬房坐賬房坐！

胡 我告訴你們，鬧翻了臉，我什麼也不怕！你們看不起我，我就做個樣子給你們看！

嬌 本來我是不打算分的，這樣我是非分不可！

潘 一家人，好說好說！

嬌 把胡家門的人都找來，看你怎麼辦？看你怎麼辦？

胡 一點人心都沒有！一點人心都沒有！

潘 走走，賬房坐，賬房坐。

（潘把胡，天，嬌勸下）

胤 （對樹）怎麼樣，我說的該沒有錯吧？

嫻媽！

祖 丁小姐回來沒有？

嫻 在書房裏！

祖 (向書房指) 趕快去！

嫻 (略想後，即急步向書房走去)

(潘上)

潘 (內喊入) 大奶奶！大奶奶！(見嫻不在) 噢，老太太，他們要分決業，這

可是個問題，您看怎麼辦呢？

祖 家裏有後代，他們分什麼決業！

潘 那丁小姐肯不肯呢？

祖 文嫻去跟她說說！

潘 唉！這事人也真是只認得錢！少爺一死，這是多麼難過的事啊？乘火打劫分

決產，簡直一點兒人情都不通！

祖文（煩燥地）冤家……這都是冤家！

婦（內）走，我們坐在這屋裏做什麼？拉着她到外邊去講！

胡簡直是胡說八道！簡直是胡說八道！

婦（後代）虧你說得出口來！世上還有那樣後代！（話聲越來越近）

潘（對董楊）去，趕快把他們勸回去！

（董楊急下）

董楊（內）走，請回去，請回去！

婦胡（內）你攔我們做什麼？不打架，我們是來講理！

董楊（內）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聲漸遠）

潘（嘆）這還算人！………呃，老太太，我看大奶奶同了小姐素日感情不怎麼好。

，您想這事情能說得好麼？唉！大奶奶來啦！

（棚上）

祖 怎麼樣？

嫻 （拭淚）不行，她要走！

祖 要走

潘 看，我說怎麼樣？

嫻 他們在這兒鬧，裏邊都聽見！

祖 你要好好的跟她講啊！

嫻 不行，她非走不可，現在正在那兒打行李！

祖 （把手杖一戳）我去！（急下）

潘 對，您去講好！

嫻 樹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鄭大公把錢……

潘 就是呀！明明辦好了，怎麼又有這種事呢？

嫻 你沒問鄭大公？

潘 問啦！方才我們由這兒出去就到了茶館，在茶館聽見這個消息我就吓了一跳，當時我就問鄭大公，我說鄭親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呵？可是他一句話也沒說，站起來就走了，我跟着就在後邊追，我扯着脖子喊鄭親家……鄭親家……可是他像沒聽見一樣，直直地順着大路就往前走下去了！

嫻 (急的流淚) 騙人……簡直是騙人！

潘 (我看(轉眼睛)鄭親家或許不致騙人，也許是別人騙了他！

嫻 (騙他？

(祖母頹然而上)

嫻 媽，怎麼樣？您就好了麼？

祖 (沉痛地)她還是要走！

董楊 (內) 不要過去，就在這房裏坐坐吧！

嬌胡 (內) 不行，我們得把話說清白。

董楊 (內) 跟潘先生說也可以呀！走！回去回去！

(嫻作手勢，讓潘去勸，潘下)

嬌 (內) 哼！好厲害！不分，就是長八個腦袋也不行！

潘 (內) 好好，屋裏講，屋裏講！

嫻 嬌！我真是不想活啦！(痛哭)

(雷閃驟起)

(于蘭手提提箱上)

嫻 丁……丁小姐，你真要走麼？

丁 (停步，但精神恍惚地站也站不穩)

嫻 你——走到那兒去？

嬭 (奔至下流淚) 丁小姐，你不能走，你不能走！過去有不好的地方，我都認錯，你可憐我們這缺傭兒少女的老少寡婦，留在這裏。你想吃什麼，想穿什麼，我都可以隨你的便。那你不願在我們這兒多呆，等孩子能吃會走我們一定也不留你！你就是任何人不看，看在孩子的身上，也該暫時留在這裏！
丁小姐！你能走！說什麼你也不能走！

丁

(痛苦地搖首) 我……我怕……我一定離開這兒。——離開這樣的家庭

潘

(內) 不對不對，就是分產業也得好說好道哇

胡嬭

(內) 你不用管，他們十個不講理，我們就一百個不講理，少分一文錢也不行！

丁 (沉痛地) 罪惡……罪惡……(走)

嬭 (阻老) 下小姐，你真忍心走開麼？

祖 丁小姐，看看外邊就要落雨，這樣走，孩子大人都不會保的！

丁 不，風會停的！雨會止！我走！我不能留在這兒！（急下）

祖 姻（大呼）丁小姐！……

（突然大雷閃）

（丁蘭昏然倒於門下。）

姻（喊）樹堂！樹堂！

天（潘，董，楊，齊上）

（大雨傾盆而下）

（姻，潘，董，楊，董四人，將丁抱回書房）

（胡，婦，上）

婦（對祖）老太太，叫你說，這件事情是你們不對，還是我們不對？

祖（厭煩地）我們不對！我們不對！

胡 本來是你們不對末！

嬖 向來拿您可當老的供奉着，叫您自己說這院的事請我點兒對不起？受累化錢我可有過一句怨言？怎麼，好心好意的把孩子過繼給你們，反而惹起你們一肚皮的不痛快！那不行，我受不了這個，咱們今天得把事情說清楚了。

（對天）你可說話呀！

天 （對祖）我……我看這件事情，完，——完全是爲這院裏好！您更應該好好的想一想！

胡 想什麼？把賬抱出來，大家看看分一分就算了！

（豬、董同上）

祖 怎麼樣？好一點麼？

豬 大概就要注了。

祖 阿？——那趕快我楊嫂幫幫忙阿！

潘 楊嫂在裏邊！

婦 (大驚) 怎麼？丁小姐，就要生？

胡 生？——生出來也不能算數！

婦 那怎麼能行，姓丁的怎麼能跑到姓胡的家裏來生孩子，

天 這可不對！這可不對！

胡 把她哄出去！

婦 對，哄出去就哄出去！(奔向書房)

(潘董阻攔)

潘 不能去！(往賬房裏勸) 哄出要倒，是應當哄出去，不過得我把她哄出去。你們

不可以哄出去！(去) 賬房坐坐！(事實是潘却把他們哄了出去)

胡 (入內) 生出來她不能算數！

婦 (入內) 把他哄出去！

（雷閃大作，急雨如湃山倒海）

（祖母迴腸九轉急步走入右廂房）

（榻上，見祖母不在，方欲去帳房時，董折出）

董 大奶奶，快想辦法罷！他們要打潘先生！

（胡嬌天把潘推出去）

嬌胡 你說，有你什麼事？有你什麼事？

潘 無論什麼事也得有個完不？就是要分產，儘打儘鬧也沒有用啊！

嬌 叫小小姐出去，她不是胡家人，不能在胡家生孩子！

嫻 下着這麼大雨，可讓人家怎麼走哇！

胡 那麼些廢話，進去把她趕走算啦！

潘 嫻 董 不能不能！

（楊嫂上，全場緊張空氣爲之凝然）

楊 大奶奶

嫻 (奔至楊前) 怎麼，生了麼？

楊 生了一——位千金！

(嫻頹然坐下)

嫻 老天有眼，事情是由天不由人！由天不由天！

胡 (這還有什麼話說？咳！(對嫻)你婆婆那兒去啦？

嫻 把她找出來！

胡 連一畝地都不肯租給我！現在好啦！現…… (丁蘭披髮懷抱新生嬰兒，蹣跚

走出，時雷閃大作)

(丁直直地往外走)

潘 丁小姐，這麼大風，這麼大雨，您怎麼能走呢！

丁 (風——會停的，雨——會止的。我——(急向外跑去！)

〔雷閃大作〕

潘

〔至嫻近前〕大奶奶，您怎麼讓她走呢？現在女子也有承繼權呀！

嫻

〔動容〕呵？——

〔這時胡，嬌，天，見嫻欲追，乃爭先外跑，嫻見事急，亦急步追趕。但至

門下祖母由右廂房推門奔出〕

祖

文嫻，讓她去吧！讓她去吧！

〔衆人折回〕

祖

對堂，把賬抱來，看看我們還有多少錢財！

潘

〔一驚，偷望了文嫻一眼〕

〔翻伏案大哭〕

祖

〔疑對潘〕對堂，你去拿呀！

胡嬌天去呀！大家看一看心里也好明白呀！

潘 (仍不動)

祖 你可去呀！

姻 樹堂……你……

潘 (被逼無法) 我實在說了吧！大奶奶平素借用的錢財不算，只是這次背地借錢出地救少爺這筆款項，已去了有六七十萬！一年來少爺經手動用的款子差不多也有四五十萬，合算起來，家里負債雖尚未超過動產與不動產，但是已所餘無幾，現在最大的一筆家產，就是剩下所住的這所房子！

胡婦 呵！我們不信！

潘 那兒有賬可查，你們可以去看呀！

祖 我信……我信……(對姻) 文娟……你……

姻 媽！

祖 不過……我這還有兩顆珠子啊！

嫻 珠？……

祖 可是，我已經……（顫動的向自己咽喉處指了指）

嫻 怎麼！您把它吞了？

祖 （掙扎立起）

（暴風雨中的嬰兒啼聲）

祖 （扶窗望外）這……這不是哭……是笑……是笑她自己能夠離開了這樣的家庭

（雷閃交作，「金玉滿堂」的金匾忽然一角震落，衆人大驚）

（祖昏厥）

嫻 （哭），媽！媽！

（幕落）

附錄

本劇第一次公演職員名單

時間：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地點：成都國民電影院

演出者：中央宣傳部中央電影攝影場中電劇團雜學濂

導演：潘子農

演員表

(以出場先後爲序)

文 嫻

楊 嫂

董海山

白 楊

藍 櫻

喬 路

職員表

舞台監督

佈景設計

燈 光

顧而已

盧景光

項克謹

胡廣彪 趙萬福 胡家寶 潘樹堂 馬玉清 祖母 鄭大公 鄭安鳳 孝天嬌 胡孝天 陶連奎 丁蘭 趙萬有 客甲 客乙 客丙

項堃 傅啓疆 謝添 李恂超 沈文光 吳茵 壽重開 白璐 傅惠珍 張燕 劉東木 米蘭 舒翰 孫俠 項克謹

服 化 效
裝 裝 果

劉東木 王不善 丁伯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沈浮

出版者：華西晚報出版部
(成都華興正街三八號)

發行人：金仲蓀

印刷者：大中印刷廠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7.82

341132

¥890

四川省圖書館藏書查驗全錄

每本定價十七元

四川人民出版社